

標註十八史略讀本

大賀富二再補
今井匡之校訂

六

卯
リ
ノ
ハ

リ 8

7

6

第六

甲
十六号

建陽 劉刻 標題
熊本縣大賀富二再補

東
學
校

伊
門
號
卷
7
6

再補綱鑑五代記
註梁唐晉漢周舊
各有五代之史宋
歐陽文忠公始刪
為五代史司馬溫
公修資治通鑑雖
取歐陽公一二論
說而所接引書多
是舊史其言詳
略與歐陽公五代
史多有同異
又朱溫降唐拜為
宣武軍節度使賜
名全忠未幾進封
梁王挾天子以號
令諸侯竟移唐祚
又便蒙橫行謂縱
橫肆行侵陵諸鎮
也

立齊先生標註十八史略讀本卷之六

後學 臨川 陳殷 音釋

熊本縣 大賀富二 再補

後學 今井匡之 校訂

五代

梁

梁太祖皇帝初名溫姓朱氏碭山人朱五經之子也少

無賴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初鎮汴攻併徐州兗

州鄆州攻河北河東諸郡屢與李克用交兵尋取河中

晉絳用兵華岐東降青州南取荊襄橫行諸鎮間初遷

唐都於洛遂篡唐更名晃封其兄全昱為王嘗罵之曰

五代史略讀本卷之六

義業大將李存璋
吳珙掌書記盧質
立其子存勗為嗣
曰此子志氣遠大
必能成吾事爾曹
善教道之又謂克
寧等曰以亞子累
汝重子存勗小名
也言終而卒
○梁兵侵晉
○梁兵大潰
再補胡致堂曰喪
不二事故春秋於
皆喪而即戎者皆
深訊之惟其門庭
之寇存亡繫焉然
後從權制而無避
此費誓所以得列
於典謨命誥之後
也李存勗來寨之
戰君子深有取者
與之類兩

陽城下克用登城備禦不遑寢食後汴兵再圍晉陽
以疫還克用幾欲走會汴兵去而止克用不能與汴
人爭者累年怏怏以至于卒子存勗立時梁兵侵晉
圍潞州晉李嗣昭閉城固守踰年梁築夾寨守之
注於潞州城下更築長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塹而守之存勗與諸將謀
曰朱溫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必有驕
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取威定霸在
此一舉不可失也帥兵發晉陽伏三垂岡下旦乘木
霧直抵夾寨塹鼓譟而入梁兵大潰遂解潞圍為
之為去聲下並同阿讀作過數為之數音朔疫音役
說文疾也幾音機累上聲怏音邑憂也寨音射去聲
堅柵曰寨先王謂克用後倣此○淮南將張顥徐溫
帥音率三垂岡在潞州黎城縣

○淮南徐溫弒立
再補易知錄注隆
演以溫為左右都
指揮使軍府事咸
取決焉以幕僚嚴
可求為揚州司馬
○以王審知為閩
王
再補審知儉約常
蹠麻履府舍未嘗
營葺寬利薄賦不
私富實境內以安
○以劉守光為燕
王
再補肇要註乾化
元年稱帝改元應
天三年為晉王鎔
勗所滅
○守光稱帝
再補綱鑑守光稱
帝國號大燕晉主
聞之大笑曰俟彼

弒楊渥綱鑑注密子渥嗣為弘農郡王溫復殺顥
將吏推立楊隆演徐溫自領昇州而以養子徐知誥
往治之徐知誥本姓李徐州人楊行密掠得之養為
子渥憎之不能容行密以
賜溫名曰知誥治平聲○梁以王審知為閩王黃
亂審知據福建○梁以劉守光為燕王守光者盧龍
節度使仁恭之子也先是囚其父而自領軍府○梁
夏州亂殺節度李彝昌以其族父仁福代之夏州李
氏本姓拓跋上世自唐賜姓領鎮久矣族父族廣
州劉隱卒弟巖代之○劉守光稱燕帝○鎮州王鎔
定州王處直推晉王為盟主梁攻鎮州襲取諸郡晉
王伐其兵於柏鄉大破之綱鑑注晉非紀乎義者特
假之而行然其破梁之功

五代史卷之六
梁太祖本紀
三

十年吾當問其鼎
矣張業請遣使
致賀以驕之晉主
遣太原少手李義
勳往用鄭藩通使
之禮燕與客欲使
稱臣庭見義勳曰
吾受命於唐朝為
太原少手燕王豈
得而臣之乎守光
怒囚之數日竟不
能屈
又假子養子
又初張后嚴謹多
智梁主是多敬憚
之而殂晃恣意聲
色其子婦友文妻
王氏友珪妻張氏
常徵入侍王氏色
美尤寵因命王氏
召友欲傳位張氏
知之密告友珪友

亦足少伸太
義於天下矣晉帥二鎮伐燕梁主救之大敗走歸鎮
屬河北即常山郡屬音杵柏鄉縣
屬趙州帥音率二鎮鎮州定州
先是梁主已有疾
至是慙憤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遺孽
注克用已死遺下唐孽也
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
小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
晉所有恐死無
葬地疾愈劇且加躁怒愛假子友文之妻將立友文為
嗣遂為其子友珪所弒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開平
乾化初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洛陽為西都遷都洛
陽者凡四年友珪自立尋伏誅均王立
薛子無葬地矣謂已地必皆為晉有妻王氏將
音樂為其之為去聲開封府屬上十字為一句
均王名友貞
帝位未幾唐兵來伐遂自殺而國亡

珪遣馮延諤刺晃
腹刃出於背
又均王據通鑑稱
均王新五代史稱
末帝太祖第三子
初封均王
○晉王執劉守光
斬之
再補綱鑑晉王分
兵徇燕山後八州
皆下之進逼幽州
王方宴將吏擒守
光適至王詰之曰
主人何避客之深
耶王命掌書記王
緘草露布緘不知
故事書之於布遣
人曳之
○契丹阿保機稱
帝
再補聖要晉王方
經營河北欲結契

初為東都指揮使友珪篡弒起兵誅之而即位於汴
更名填
友貞太祖第三子封均王鎮
大梁更音庚填音天去聲
○晉王入幽州
執燕劉仁恭及守光歸斬之
右燕劉守光自梁太祖
乾化元年僭號至是三
年而
○梁賜荆南節度使高季昌爵為王
契丹阿
保機稱帝古東胡種也其國先在橫山南本鮮卑舊
地元魏時自號契丹初太賀氏有八子號八部大人
推一人為主三歲一代唐開元中有邵固者統眾詔
許襲王至是諸部以耶律幹里少子阿保機為主并
奚渤海諸國始建元不復受代國人謂之天皇王
聲橫山縣屬復州太賀氏其君名八子名號未詳推
音退平聲一代三年而更一人為主
襲王承襲而不
代耶律通鑑作耶音徐遮切耶律幹里
覆姓覆名
○廣
見前唐玄宗紀渤海在遼陽建元立年號

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

○劉巖稱帝國号

再補劉巖用楊洞潛計立學校設選舉

○蜀王宗衍立

○吳王宗立

再補劉巖徐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

嗣者或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

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

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

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

○以錢鏐為吳越國王

○晉王大舉伐梁

再補晉王自將萬

州劉巖稱越王已而稱帝改國号曰漢后又更名龔

更音庚通○吳徐溫徙治昇州以徐知誥入輔吳政

治平○蜀主王建殂子宗衍立綱鑑知語事吳王盡

衆以寬約身以檢束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吳

主楊隆演卒弟溥普立○梁以錢鏐為吳越國王○

晉與梁連歲交兵梁魏州降于晉晉王入魏拔德州

澶州梁劉鄩鄆普陽不克而還攻鎮定營晉師敗之

鄆攻魏州晉王又敗之梁又遣兵襲晉陽晉人擊鄆

之晉克衛磁洛相邢滄貝州掠濮鄆梁人決河以限

晉晉王攻拔其四寨已而大舉伐梁戰于胡柳晉周

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晉築德勝南北

騎至胡柳破周德威曰既深入敵境

動須萬全不可輕突王宜按兵勿戰

王曰公何怯也則以親軍先出德威

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

遂與戰父子俱敗死

○晉王即帝位國號唐

再補綱鑑張承業詣魏州諫曰吾王

世々忠於王室今河北甫定朱氏尚

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

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

朱氏復列聖之深轡然後求唐後而

兩城梁攻之不克梁招討王瓚為晉所敗梁河中降

晉鎮州將弒趙主王鎔晉主討平之先是吳蜀屢書

勸晉主稱帝晉王自謂先主有遺言當務復唐社稷

既而得傳國寶於魏州將佐皆賀勸進不已遂即帝

位於魏國號唐遣李嗣源襲取梁鄆州梁以王彥章

為招討唐主戒德勝守者曰王鐵槍勇決謹之彥章

果拔南城進拔諸寨至楊劉力攻不克而退梁遣彥

章攻鄆唐主赦之梁敗彥章死唐以嗣源為前鋒五

日入大梁梁主猶慮諸兄弟乘危謀亂盡殺之尋命

其下殺已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二曰貞明龍德梁自

太祖稱帝至是二世一十七年而亡魏州屬河東即魏郡德州屬山

立之南取吳西取東即平原郡澶音禪屬河東即頓吐鄒音尋鎮定宮
蜀合為一家當是鎮州王鎔宮定州王處直敗音拜下並同衛屬河
之時雖使高祖大東今衛軍府相去聲胡柳未詳所在兩城所在亦未
宗復生誰敢居王詳音機上聲為晉之為去聲復唐之復音伏傳國
上者讓之愈久則寶初僧傳真得之以為常主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
得之愈堅矣老奴寶也至是乃詣行臺而獻之王鐵槍時号彥章為鐵
之志無他但以受先主大恩欲為王麟已音紀司馬溫公曰太祖始以黃巢降將棄旄
立万年之基耳又王彥章傷重馬均王膏梁之子材不過人
陪被擒唐主欲降之彥章曰臣與陛下血戰十五年今
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憐而生我何面自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事梁
而暮事唐此我所以不為也

唐

唐莊宗皇帝五代史最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
紀有奇表後當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膽勇
過人習春秋通大義尤善音律歌舞能優之戲名存
鼎沙陀人也本姓朱邪先世立功賜姓李克用有
勇略一目微眇號獨眼龍為唐平黃巢立大功王于
父忠於唐室初志其善于時讐賊

尚在乃遷自稱尊其視未溫劉守光相去無幾何使軍子能掃滅朱氏復立唐後綱自必因其以天祐紀年繼續唐統而不絕之矣

又本入稱父也遵養時晦本周頌語也謂武王初有於鏢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又綱鑒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係於王本

晉與朱氏為仇暮年頗為所憂憂形於色存勗幼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極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群下失望乎克用說臨終立為嗣謂其下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年十七嗣晉王位即舉兵破梁解路圍自是連勝梁祖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吾兒豚犬耳朱邪五代史云夷狄無姓朱邪部族之号後
討使康承訓前鋒擊滅彫勛賜姓李名國昌克用國昌子為唐為所之為並去聲下同王平聲將音漿說音悅其下王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存勗東併幽州將李存璋吳珙李亞子存勗小名
北卻契丹南與梁夾河百戰先是晉陽監軍故唐宦者張養業為晉王据拾財賦召補兵馬攻戰連年接

朝中興係於王奈
何自輕如此王笑
謂使者曰定天下
者非百戰何由得
之安可但深居帷
房以自肥乎一旦
將出李存審叩馬
泣諫曰大王當為
天下自重先登陷
陣存審之職也王
為之擢書而還他
日輕出為謝存審
所困始以存審之
言為忠
○故唐官者張承
業卒
○郭崇韜佐成帝
業
○再補綱鑑崇韜個
儻有知略臨事敢
決王寵待日隆
○高季興入朝以

應不乏皆兼業力綱鑑注張承業之志行雖播紳士大夫有遠不及者可為內侍之師法矣為晉養民畜財軍興不之職也受克用顧託不敢違貞忠也行法不寬貴戚不以官物為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過終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使中常侍皆率此道為有趙高石顯張讓之禍哉
兼業意在復唐宗社聞王將稱帝力諫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悵悵成疾而卒王即位改晉為唐奉唐祀入汴滅梁都大梁已而遷雒陽侍中郭崇韜有謀略佐唐主成業至是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薦引人物他相受成而已為晉之為去聲下同據音君去聲招也復音伏宗社宗廟社稷將音景維洛同
○荆南高季興入朝季興者季昌之改名也唐以為南平主○蜀主王衍盤遊淫湎國亂盜起唐遣皇子繼

為南平王
再補綱鑑李興入
朝唐主待之甚厚
從容問曰朕欲用
兵於吳蜀二國何
先季興以蜀道險
難取乃對曰吳地
薄民貧克之無益
不如先伐蜀蜀土
富饒又主荒民怨
伐之必克然後順
流而下取吳如反
掌耳唐主曰善
○以孟知祥為西
川節度使
再補綱鑑魏主通
謁李廷安獻蜀樂
工二百餘人有嚴
旭者王行用為蓬
州刺史唐主問曰
汝何以為刺史對
曰以歌唐主使歌

歲與郭崇韜伐之遂滅蜀行降唐赤其族繼發信讒殺崇韜而還歲音吟入聲赤族盡滅其族右前蜀王建自梁太祖開平二年僭号至是
世凡十六年殺崇韜案崇韜素惡宦者官者銜之至是成都雖下而盜未息崇韜恐去後為患命分道招討淹留未還宦官譖其專權帝遣往觀皇后遂密令繼發殺之○唐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唐帝自克梁後寢驕首以伶人為刺史帝幼習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遷前批其頰帝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只一人尚誰呼邪帝悅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群臣憤疾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納貨展轉以干恩澤蠹政害人恣為讒慝帝疎忌宿將通鑑唐主性剛好勝不欲推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謔頗疎忌

而善之許復故任
伶人侮弄搢紳
○疎忌宿將
再相入主以一身
理億兆誠宜慎
杜其微反疎忌親
信其能令其終哉
又魏博指揮使楊
仁最將所部兵戍
瓦橋關
又便蒙嗣源至鄴
城下令軍中詰且
攻城是夜從馬直
軍士張破敗作亂
帥衆大譟
又綱鑑今欲與城
中合勢請主上帝
河南令公帝河北
嗣源涕泣諭之不
從乃詭說得出遂
引兵向大梁
又便蒙外兵城外

宿將不恤軍士數出遊獵蹂踐民田上下咨怨魏博將
成瓦橋代歸復遣留屯貝州遂作亂奉趙在禮入據
鄴都唐遣將李嗣源討之至城下軍士大譟曰將士
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
不赦從馬直數卒喧競遽欲盡誅其族我輩初無叛
心但畏死今欲與城中合勢拔白刃擁嗣源入城城
中不受外兵逆擊之皆潰嗣源詭辭得出綱鑑曰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救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至者將召兵攻亂者安重誨曰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不若星行詣闕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乃南趨相州譖者奏嗣源已叛綱鑑曰於嗣源之事侍之甚恕者何哉以嗣源非有

之兵即嗣源等所
領者言城中趙在
禮等獨納嗣源不
受外兵
又綱鑑李紹榮奏
嗣源已叛與賊合
嗣源遣使上章自
理一日數章皆為
紹榮所遏不得通
又易知錄嗣源令
安重誨移檄會兵
李從珂將所部兵
趣鎮州與虞侯將
至建立合倍道從
嗣源嗣源分三百
騎使石敬瑭將之
前驅李從珂為殿
軍勢大振
○嗣源據大梁
再補于南湖曰莊
宗以弱年制服諸
將奄有天下可謂

篡國之心爭帝之意偶為亂兵所劫又欲束身詣闕復為紹宗隔絕迫於逃死既而衆軍悅歸然後入洛入汴夫春秋誅心推見至隱嗣源上章自理過不得通始疑懼石敬瑭曰安有上將與叛率入城而他日得保無恙者乎大梁天下都會願先往取之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以敬瑭為前鋒李從珂為殿引兵入汴梁唐主如關東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從馬直郭從謙帥兵攻帝於汜水唐主中流矢而殂稱帝僅三歲而遇弑改元者一曰同光伶人斂樂器覆屍而焚之嗣源聞之痛哭乃入洛陽百官上牋勸進不許又三請嗣源監

壯矣而酷好伶優
致有李天下之號
尤為可醜云々
○百官請嗣源監
再補綱鑑嗣源入
洛陽止于私第禁
焚掠拾莊宗骨於
灰燼之餘而殯焉
又綱鑑李紹真等
請改國號監國曰
武皇之基業則吾
之基業也先帝之
天下則吾之天下
也安有同家而異
國乎李琪曰若改
國號則先帝遂為
路人梓官安所託
乎不惟殿下不忘
三世舊君吾曹為
人臣者能自安乎
前代以旁支入繼

國乃許之繼炭自蜀歸途聞內難至長安自殺監國
立是為明宗皇帝伶人為刺史伶人為刺史伶人為刺史
及入汴臣見泣曰臣所以得生者皆梁所獲帝每思之
內園戴接使儲德源力也願乞一州以報之遂使陳俊
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優名唐帝難優小名
呼去聲下同敬新磨敬姓新磨名批匹迷切擊也尚
誰呼調其重呼李天下也播紳公卿大臣相附之相
如字宿將故舊大臣數出之數音朔魏傳將姓名未
詳凡橋關在雄州從馬直從去聲直當直也如直殿
直宿之直案嗣源在鄴之夜從馬直軍士張破賊作
亂將召之將音漿為凶之為去聲星行星見星也謂
早行謂者李紹榮上章之上上聲塘音唐到音軻殿
音顛去聲軍後曰殿帥兵之帥音率汜音凡竿蹄云
汜水出成皋下流未詳覆音否去聲上戕之上上聲
勸進勸
即帝位
明宗皇帝本胡人邈佖烈也為晉王克用養子名嗣
源莊宗滅梁嗣源功最高為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

多矣宜用嗣子極
前即位之禮衆從
之
又胡氏曰李琪之
言是也然國亡君
弑子不得立而他
人是保人臣心不
自安尚有失於此
者乎
○契丹德光立
再補綱鑑錄契丹
迷律后愛中子德
光故立之
○閩王延鈞稱帝
○吳越王錢鏐立
○高從誨立
○楚王希範立
○吳越錢元瓘立
再補綱鑑鏐寢疾
謂將吏曰吾疾必
不起諸兒皆愚懦
誰可為師者衆泣

受命討鄴為叛卒所推自鄴趨汴入洛遂即位更名
宣綱鑑註初唐主詔朕一名不佞音僅入聲蕃漢馬
連稱者勿避至是乃改名步蕃兵漢兵馬兵步
為叛之為去聲更音庚契丹阿保機卒子德光立
○閩王王審知卒子延翰立驕淫殘暴其下弑之而
立其弟延鈞後稱帝更名璘其下審知養子
延璘更音庚吳王
楊溥稱帝○南平王高季興卒子從誨立○楚王馬
殷卒子希聲立後希聲卒希範立○吳越王錢鏐卒
子元瓘立○夏州李仁福卒子彝超嗣○西川孟知
祥併東川以知祥為蜀王東川郡屬四川今潼
川府蜀王世稱後蜀唐
秦王從榮驕狠自知時論不與常懼不得為嗣唐主
寢疾遽率牙兵千人至端門下將入禁衛討之從榮

五代史綱目卷之三
唐紀六
唐昭宗皇帝
唐哀帝皇帝

曰兩鎮令公仁孝
有功敦不愛戴
乃悉出印綸授傳
璽曰將吏推爾宜
善守之又曰子孫
善事中國勿以易
姓廢事大之禮
年八十一傳璽更
名元璽
又綱鑑秦主從榮
喜為詩聚浮華之
士高輦等於幕府
與相唱和頗自矜
伐唐主語之曰吾
雖不知書然喜聞
儒士講經義開益
人智思吾見莊宗
好為詩將家子文
非素習徒取人竊
笑汝勿效也從榮
為人鷹視鵠眦峻
急驕縱不法云々

兵貴走歸府皇城使斬之唐主悲駭疾劇遂殂唐主
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
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
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改元者二曰天成長興內無
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賊蠹
雖不知書所行暗合於道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
五代粗為小康綱鑑註明宗承善頗多過舉亦不至
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猶
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
方所上物悉師之有司褒賞廉吏嚴治賊蠹故雖
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
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武丁恭默思道夢得傅說周
公納策金縢武王病瘳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子宋王立是為閔帝從榮明宗長子論去聲將音擬
禁衛禁中宿衛之兵皇城使安

又賀資善曰明宗
不以位為樂綱目
於其得國無訓辭
即位數年善多可
紀五季之君若明
宗者亦可謂賢主
矣
○蜀孟知祥稱帝
再補綱鑑唐主自
終易月之制即召
學士讀貞觀政要
太宗實錄有致治
之志然不知其要
寬柔少斷李愚私
謂同列曰位高責
重事亦堪憂孟知
祥聞明宗殂亦謂
僚佐曰宋主幼弱
為政者皆胥吏小
人其乱可坐而俟
也
又肇要潞主為鳳

從益其稱其名為衆之為去聲藏
音壯治平聲粗音措上聲略也
閔帝名從厚明宗次子也即位有志為治然不知其
要寬柔少斷斷音端○蜀孟知祥稱帝○唐潞王反
於鳳翔舉兵長驅至洛陽閔帝出奔在位改元應順
數月而已潞王立
潞王綱鑑註潞王從珂本王氏為明宗養子蓋至是
而國姓三變焉方其入洛許軍士人賞百緡及
至洛府庫枵然乃括民財給之民心怨嗟思亂者衆
其始也戕民以賣國其終也民散而國亡況從珂既
戕閔帝罪惡甚重而又從名從珂本姓王氏明宗之
敬塘之乱欲不焚死得乎
養子也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名得衆心用事者忌之
從珂鎮鳳翔閔帝命移鎮河東將佐以為離鎮必無
全理乃移檄鄰道起兵入清帝側從珂至陝諸軍皆

朔節度使宋王即
帝位朱弘昭馬寶
用事罷路王子重
吉兵職徙路王為
北京留守
又綱整方閔帝之
在衛州也惟磁州
刺史宋令詢遣使
問起居聞其遇害
勸突半自自經死
○蜀孟昶立
再補壁要閔李倣
引兵入宮璠匿床
下乱兵刺殺之倣
與繼明并繼鵬
弟繼勳繼鵬遂即
位更名昶
○石敬瑭隲為自
全之計
○契丹立敬瑭為
晉帝

迎降至洛宰相馮道等百官班迎遂即位遣人鳩殺
閔帝於衛州用事者朱弘昭馬寶等移檄鄰道其檄
略曰朱弘昭等乘元帝疾亟殺長立幼
專制朝權別疎骨肉動搖藩垣今將入清君側之惡
其力不能獨辦願乞降藩以濟之降音項平聲遣人
衛州刺史王○蜀主孟知祥殂子昶立昶切○夏州
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閩人弒其王璘而立其子
繼鵬更名昶庚更音○唐主初與河東節度使石敬瑭
素不相悅唐主立敬瑭不得已入朝尋歸鎮隲為自
全之計唐主移之遂反求援於契丹契丹敗唐兵立
敬瑭為晉帝石敬瑭為唐朝翁婿即舅之親而獲奪
其國不義甚矣况其立國滅三綱奔五
常以叔母為妻而夫婦亂尊卑夷為父而父子亂為
中國主臣契丹而君臣亂三者皆失使中國淪胥為
夷故既無引兵向洛陽唐主自焚死在位不三年改
親子而已

再補華夷之辨暫
置焉國而家而身
各自有其權利失
之則國非其國家
非其身非其身
石晉私人之國家
者不欲為其有邪
奪之於主而與無
緣之國何其惑也
契丹立之則契丹
廢之可矣其權已
在彼曰我為彼所
立豈可為中國之
帝耶
又致堂胡氏曰敬
瑭之罪在不助閔
帝苟以閔帝失國
則當尊奉許王不
為衛州之事而歸
奪國弒君之惡於
從珂兵以義舉名

元者一曰清泰唐自莊宗至是四主凡十四年
通鑑制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敗音拜○司馬溫公
曰武皇以沙陀微種奄有河東黃巢之亂有功於唐
上元之變詔不能直遂與朱氏相攻紛糾不解至於
晚節鋒銳亦衰莊宗以弱齡襲位麾下諸將皆武皇
並轡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
力致命願指如意遂策馬渡河而朱氏失國惜其志
小氣近驕心易生變及三年墮身亡族明宗無取國
之志而為衆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清泰於危難
之中坐神器之重負宸未安家為煨燼十
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晉
晉高祖皇帝姓石氏名敬瑭沙陀人唐明宗之壻也
初與從珂皆勇力善鬪事明宗皆有功內相忌從珂
稱帝敬瑭自河東來朝將佐皆勸留之時久病骨立
唐主不以為虞遂得歸鎮公主在洛陽薛歸唐主醉

唐主不以為虞遂得歸鎮公主在洛陽薛歸唐主醉

實皆正則其德美矣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切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施中其禍者又綱鑑掌書記桑維翰謂敬瑭曰公明宗愛婿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能推誠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遂決表唐王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於許主唐主怒裂其表抵地以張敬瑭計之

○割十六州與契丹曰何不且留還歸欲與石郎反耶敬瑭聞之益懼尋命移鎮鄆州敬瑭拒命唐主發兵討之桑維翰為敬瑭草表稱臣於契丹事以父禮約事捷割地之約事捷關龍一道及鴈門劉知遠以為太過厚賂金帛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敬瑭不聽表至契丹主大喜將騎五萬而來與唐兵戰於晉陽大敗之契丹主立敬瑭為帝國號晉契丹主謂石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作冊書命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敬瑭為大晉皇帝

雲應懷朔蔚十六州與之契丹以晉主南下又破唐兵至潞州契丹北還晉主引而南唐將校皆飛狀以

再補綱鑑割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又便蒙還當作遷居洛五月遷都于汴又綱鑑晉主謀徙都大梁桑維翰因說晉主以梁北控燕趙南江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晉主乃下詔東巡

○吳徐知誥受吳神國號南唐再補綱鑑徐氏名知誥吳太和四年封東海郡王五年封齊王天祚三年十月楊溥傳位於於昇國號唐改元昇元尊溥曰讓皇帝○契丹改國號大遼迎唐主殂晉主入都洛已而還汴晉主防也為敬瑭之為去聲敗音拜涿即涿郡新今奉聖州朔即馬邑屬音鬱○案全書幽薊瀛檀順新雲蔚屬今北平瀛莫屬河東武應朔屬山西媯儒懷無考姑闕之○吳徐知誥稱帝奉吳主溥為讓皇初徐溫命知誥治昇州致繁富城市府舍甚盛溫自徙居之知誥入廣陵輔吳政溫卒知誥以中書令鎮昇而留其子輔吳政廣金陵城吳加知誥太元帥封齊王備殊禮至是遂受吳禪知誥本徐州李氏子也自謂唐後國號唐尋復姓李更名昇是為南唐議皇世紀吳揚行密自梁太祖開平元年僭號至是即主凡三十七年南唐篡之治平聲金陵城即昇州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之○契丹改國號大遼故曰金陵復音伏更音庚昇音弁

遼○閻王曦弒其主昶而自立昶也○吳越王錢元

立 閩王曦弒祖自

立 南漢劉玢立

再補丁南胡曰石敬瑭為唐朝翁婿

其國不義甚矣况其立國滅三綱并

五帝一傳即滅何怪乎其然也

又使蒙重墮當作重春

南唐李璟立

閩王延政稱殷帝

再補擊要弘熙玢弟封晉王弒兄自立改元乾和

再補擊要閩之故

立 閩王之子弘佐嗣 南漢主劉龔又更名龔尋殂子玢

立 更音庚龔音嚴案篇韻並無此字 晉主在位不

七歲殂改元者一曰天福齊王立是為出帝 又曰

出帝名重貴高祖兄子也高祖臨終命幼子重璿拜

宰相馮道欲其輔立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

君遂立重貴延廣用事 南唐主李昇殂子璟

立 閩王之弟王延政據建州稱殷帝 南

漢主劉玢之弟弘熙弒玢而自立更名晟 閩

朱文進弒其主王曦而自立殷主延政遣兵討之閩

人殺文進傳首於殷殷改國號曰閩唐人攻拔建州

延政出降閩亡唐攻福州不克後吳越遣兵取之

初晉高祖事契丹甚謹至少主即位景延廣主議

告哀不復稱臣契丹大怒延廣又囚其回圖使已而

遣歸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

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為隣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

有十萬橫磨劍相待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

為延廣所沮於是契丹入寇渡河晉主自將及遣李

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敗走契丹再至相州引還晉

主又自將追之契丹旋兵南下晉人擊之契丹又敗

走晉主既再勝意契丹不足畏契丹主太舉入寇晉

將杜威降契丹以兵環晉營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珣

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從子繼昌鎮福州又肇要初河陽牙將喬榮從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太深至是延廣說晉主囚榮於獄凡契丹販易於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不可乃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本言曰云々又肇要注荀子圖回天下於掌上注圖規畫也回轉移也

契丹大舉入寇

票主十八史略讀本卷之五十四

五代晉出帝

十三

再補擊契丹破
擊城杜重威等大
軍隔絕開封府尹
系維翰求見晉主
晉主方調應於死
中不暇見維翰嘆
曰晉不血食矣
○胡騎四出
再補便蒙遠人謂
必先所伐園林然
後驅掠老幼之兵
曰打草穀
又便蒙時府庫空
竭劉昫不知所出
遂括借都城士民
自將相以下皆不
免也都城謂太梁
也
又歷平圖曰高祖
以地尊勢重迫於
情嫌親執臣子之
禮以專戎狄賂之

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
當以汝為之威喜遂降
契丹遣兵入汴執晉主以
歸其國在位五年改元者一曰開運晉自高祖至是
再世一十二年而亡契丹主入太梁胡騎四出剽掠
謂之打草穀丁壯斃鋒刃老弱委溝壑自東西兩畿
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帛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
劉昫曰契丹兵應有優賜遂括都城士民錢帛遣使
者數千人括於諸州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括至初
無頒給皆欲輦歸中外怨憤皆思逐之所在盜起契
丹主曰我不知中國難治如此居汴三月而還晉劉
知遠先一月即位於晉陽告良計也回圖使初梁大
祖從馬殷所奏於汴荆襄
廣鄧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以易繒纈戰馬
後契丹以喬榮為回圖使置鄆太梁及是被四語去

土地藉其兵力以
取天下羽翼未成
不可以高飛國家
未治不可以應敵
齊主捨桑維翰之
深謀信景延廣之
狂策內政不修而
外挑疆鄰使流民
塗野草胡騎汚宮
闕生為降虜死為
羈魂非不幸也
又便蒙劉知遠居
太原起事及得中
國自以東漢顯宗
第八子淮陽王昞
之後國因號漢都
于汴
又胡致堂曰五代
之取國惟威后與
漢為此善於彼蓋
梁篡唐而後唐代
之晉為契丹所滅

聲為北之為去聲下並同長音張上聲丁壯老弱
中壯健者死於鋒刃老耄衰弱者棄於溝壑
河東判三司官掌判決塩鐵度支戶部三司政事昫
音吁去聲應平聲先音霰○司馬溫公曰高祖以地
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戎狄賂之土
地籍其兵力以取天下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
未治不可以應敵齊主捨桑維翰之深謀信景
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挑疆鄰使流民
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挑疆鄰使流民

漢

漢高祖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沙陀人也事晉祖敬
塘於兵間功最多晉祖在河東唐潞王移之鎮鄆知
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
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
口遂拒命唐遣將攻之不克晉祖舉兵滅唐入洛陽
知遠時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分漢兵入營館契丹

而漢興焉非若李源之之通莊宗石敬瑭之奪路主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知遠不救固為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什之李崧馮玉而顧命木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什之杜威李守貞而勳奮重將如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青李崧而後世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

契丹主耶律元欲立再補綱鑑註胡本作孤殺孤林者村民於林中射殺二孤因名焉今名死

兵於寺城中肅然後晉祖以知遠鎮河東晉祖殂遺命以知遠入輔政晉人匿之知遠由是怨朝廷契丹連入寇晉雖以知遠為行營都統知遠不行契丹滅晉入大梁知遠稱帝於晉陽知遠還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放民之意也請悉出官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契丹去乃發太原入洛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

遂入汴國號漢後更名曷音庚契丹主耶律德光歸至殺胡林而死剖腹實鹽載去人謂之帝靶子兀欲立殺胡林未詳所在契丹主耶律德光歸至殺胡林而死剖腹實鹽載去人謂之帝靶子兀欲立

○楚王馬希範卒子希廣立○吳越王錢弘佐卒弘侑立其下廢之而立弘俶統軍使胡進思○漢主

孤嶺在真定府樂城縣北

又綱鑑漢主不豫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托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

○郭威執政再補綱鑑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制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

○以郭威為鄴都留守

○楚王馬希範立

殂在位一年改元乾祐子周王立是為隱帝

隱帝名義祐年十八即位○先是漢祖以弟崇尹太原為留守河東節度使崇與郭威有隙至是威為樞密使侍中執政崇為自全之計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朝廷詔令多不稟義尹原為太原府尹後尹開封倣此節度使屬上十八字為句

○荆南高從誨卒子寶融知軍府通鑰作河守李守貞反郭威督諸軍討克之守貞自殺○漢以郭威為鄴都留守時契丹近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扞禦之者故有是命

○楚王馬希廣之兄希範殺機政樞密使郭威主征伐侍衛指揮使史弘肇典宿

票主十八史略讀本卷之六 五代漢隱帝

再補胡致堂曰書生記誦而不知理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以不足貴乃併經史大訓而廢之

衛三司使王章掌財賦邠頗不忠弘肇察京師道不拾遺章据拾遺利供饋不乏國家相安弘肇嘗謂天下須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子章曰若無毛錐財賦何由取辦章輕文人嘗曰此輩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用漢主左右壁倖宴用事親戚干政邠等每裁抑之漢主益壯厭為大臣所制楊邠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乾祐三年殺邠弘肇遣密詔欲殺郭威於鄴將佐勸威入朝自訴郭威召郭崇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君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君已死吾何心獨生郭崇威等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群小所為願從公入朝自訴威引大軍至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軍使所殺云云

又綱鑑漢主遣慕容彥超等將兵拒還之日漢主出勞軍兵敗為亂兵所殺

漢主遣兵拒之或降或不戰而還漢主為亂兵所殺威白太后迎武寧節度贊未至聞契丹入寇遣威將兵擊之威至澶州將士大譟裂黃旗以被威身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擁威南行遂代漢漢二世四年而亡毛錐子筆也縱音蹤縱直也算法縱一橫五為大州為武寧節度贊隱帝弟崇之子也司馬溫公曰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之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出哉會其時之可為也隱帝雖有南面之号而政非己出輕信群小之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

周太祖皇帝姓郭氏名威太原人也唐莊宗有宮人柴氏歸其家擇姻一日窺于門見有疾走而過者柴

又綱鑑註是歲周代漢北漢建國凡五國三鎮
郭雀兒
再補表了凡曰初魏人柴翁女備莊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女取裝具分其半以予父母令婦魏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頂驢黑為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乃郭威也他日語威曰君貴不可言要有緣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威因其贊得為軍司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司冥間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翁好飲其

氏大驚問何人告者曰從馬軍使郭雀兒也柴氏欲嫁之父母不肯曰汝帝左右人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人柴氏堅不嫁他人竟歸威漢祖鎮河東威為孔目官契丹在汴威勸漢祖舉兵遂成帝業漢隱帝時威專主征伐隱帝欲殺之不克威擁兵入汴已而出禦契丹軍士擁還汴時已迎贊於徐州乃以漢太后令廢贊為相陰公威為監國尋即位自謂周親叔之後國號周贊崇子也崇初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及聞迎立贊則曰吾兒為帝吾復何求贊廢死崇乃稱帝於晉陽所有并汾忻代嵐憲降尉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謂其臣曰顧我是何天子汝等是何節度

事勸飲極醉因漏言曰花頂漢作天子矣其妻頗露之
○北漢伐周不克
再補綱鑑北漢主知遠之弟也歷子鉤孫繼恩繼元至宋太宗興國間始擊滅之
○契丹弒立
再補綱鑑北漢遣兵伐周契丹主欲引兵會之諸部皆不欲南強之行至新州燕主述軌作亂弒契丹主而自立契丹主德光之子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之以攻述軌殺之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歷北漢主復以叔父事之

使邪是為北漢遣子兼鈞伐周不克遣使乞師於契丹契丹策命北漢主更名昊
擇姻媾父母家別求姻對從去聲郭雀兒威微時刺其頂為雀兒故有此名孔目官掌六曹案牘平叔之後世次未詳并府盈切汾即西河郡嵐音覽平聲即樓煩已下皆屬山西憲今未詳隆今隆德州屬山西屬鄭鄭右接壤也石
○契丹述軌弒元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軌而代之
述軌元欲子述律述軌弟
○楚自希廣希萼以來相攻奪無寧歲其下又廢希萼而立希崇南唐遣邊錫擊楚希崇降南唐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楚亡
右楚馬殷自梁太祖開平六年受命為王至是六王凡四十四年
○故楚將劉言自朗州攻潭邊錫走言取湖南請命于周周以言鎮朗王逵鎮潭逵襲殺言於朗以周行逢守朗逵還潭

丹主年少好遊戲
每夜酣飲達旦乃
寐

後又以行逢鎮潭遠自居朗
朗州屬武陵
三年殂改元者一曰廣順晉主立是為世宗皇帝

又肇要周主疾篤
屢戒晉主曰昔吾
西征見唐十八陵
無不登掘者此無
他惟多藏金玉故
也我死當衣以紙
衣飲以瓦棺汝或
違吾言不福汝
又綱鑒時群臣希
得見周主中外恐
懼聞晉主典兵人
心稍安
又此役在孝文即
位之三月責斬周
將樊愛能何徽等
自是驕將情卒始
知所懼可謂善御
○周漢合戰

世宗皇帝名榮本姓柴氏周祖妻兄榮守禮之子也
周祖無子故養之周初領節鎮已而尹開封封晉王
周主臨終命晉王聽政尋即位北漢主聞周主殂大
喜請兵於契丹契丹遣將楊衮將萬騎北漢主自將
三萬人來周主欲自將禦之群臣皆諫主曰崇幸大
喪輕朕年少新立此必自来朕不可不往以吾兵力
之強破崇如山壓卵耳馮道力爭惟王溥勸行北漢
主軍于高平周前鋒擊之北漢兵卻主慮其遁去趣
諸軍亟進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主志氣益銳合戰

再補王溥時為同
平章周主命趣草
制相溥宣畢曰吾
無恨矣按孝文之
為君也威矣哉史
云時周主以違衆
議破北漢兵自是
政無大小皆親決
百官受成而已高
錫上書諫之而不
從豈不類自用者
耶然即位之月王
溥為相然而此役
惟王溥勸行則知
人之明以為如何
○北漢兵敗
再補遷入心於卒
然之際百年姑息
之政翻然革盡矣
是非豪傑之主則
不能也一旦能改
之而不能繼則亦

未幾周右軍將樊愛能何徽先遁右軍潰步軍千餘
鮮甲降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宿衛將
趙匡胤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禁兵將
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
我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
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
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楊衮不敢救北漢主晝夜
北走僅得入晉陽周主收樊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
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
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
不行姑息之政矣張永德威稱趙匡胤智勇權殿前

荒矣如世宗可謂
豪傑有始終者哉
又便蒙文獻通考
都虞侯掌殿前諸
班直及步騎諸指
揮之名籍及訓練
之政也註以為掌
邦刑者誤
○大簡諸軍
再補書法五代之
世兵卒強悍不敢
簡汰久矣
○士卒精強
再補初宿衛之士
累朝姑息恐傷人
情由是羸老者衆
每遇大敵不走即
降周王如改其弊
○北漢劉鈞立
再補此事在顯德
三年即孝文即位

都虞侯周主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農夫百未能
養戰士一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乃命
大簡諸軍又詔諸道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匡胤
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
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節鎮為鎮寧節度使陝平
聲爭許同高平郡屬山西
即潭州趣音促幾如字當去聲上聲都
漢汾遼憲嵐石沁忻州皆入于周周主攻晉陽不克
引軍還○北漢主劉旻殂子鈞立○周伐蜀取秦階
成鳳州秦階成三州屬鞏昌階
即武階郡鳳州屬陝西○周伐南唐唐遣兵
拒於壽州而敗周主自將大敗唐兵於正陽唐將皇
甫暉姚鳳保清流關主命趙匡胤倍道襲之擒暉鳳

之三年
又唐劉彥貞引兵
來拒李重進大破
之斬彥貞
又唐命齊王景達
將兵二萬趣六合
以拒周趙匡胤奮
擊大破之於是唐
之精卒盡矣
又時唐壽州城中
食盡唐遣兵救之
周主大破唐兵清
淮節度使劉仁贍
病甚不知入監軍
使周延壽昇仁贍
出降周主慰勞賜
寶復令入城養病
五代史仁贍蜀堅
守不下贍子宗諫
幸其父病謀與諸
將出降仁贍命斬
之病甚其副使孫

克滁州周師取揚泰光舒蘄州唐兵拒周師復取泰
州攻揚州周主命匡胤屯六合唐兵來攻奮擊大破
之將士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
明日遍閱其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
莫敢不盡死周主還大梁留兵圍壽州唐兵復江北
諸州周守將皆棄去并兵攻壽州周主復自將如壽
唐人以城降周主還大梁已而復自將攻濠泗皆降
唐團練使郭延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若遽降恐為
唐所種族請先遣使稟命然後出降許之使者自金
陵還知唐不能救命參軍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
忠義延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
為叛臣作降表廷進攻楚州遣兵取揚泰周主克楚
州還至揚州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乃還唐主

羽詐為仁贈書以城降是日卒
又遣使之使陳覺也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事在顯德五年三月於是江北悉平
○唐主去帝号奉周正朔
再補張年十六國事皆决於龔澄樞等臺省備位而已
又顯德六年夏四月周主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直趣契丹之境
又六十日著其功之速也世宗之德政可觀者亦多矣英主哉

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壽州屬淮西即壽陽郡敗
關在徐州清流縣西南徐州屬淮東泰屬淮東即海陵郡光屬河東
合縣屬真州濠泗二州皆屬淮西
州屬淮東今淮安府更音夷去上聲
潘叔嗣所殺將吏迎潭州周行逢入朗行逢併潭朗有之為去聲
○南漢主劉晟殂子鋹立音
將伐契丹取瀛莫易州離京四十二日而關南悉平議趣幽州會不豫而止以瓦橋關為雄州益津關為霸州置戍而還往還六十日關南三關在大興雄州屬北平
○趙匡胤先是為殿前都指揮使從攻淮南又從征契丹至是為殿前都點檢從去聲
○周主在位六年殂改元者一曰顯德周主在藩韜晦及即位首破高

○趙匡胤為前殿都點檢
再補文獻通考都點檢位都指揮使上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
又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利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佛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先儒歐陽公論之詳矣
又五代紛亂之世宜貴嚴唯其過也猶不及而未悔之則天與之高為如何耶使王佐之士

平之冠人始服其英武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政事發姦摘伏聰察如神間暇則召儒者讀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近哀慕子梁王立是為恭帝在藩為鎮寧節度時發姦摘伏摘確音
恭帝名宗訓七歲即位○以趙匡胤為歸德節度使明年春鎮定言契丹入寇遣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驛軍士擁還策立周主在位半年遂禪于宋周自太

輔之而假之數年則其所成就未可量也

又便蒙鎮定皆州名二州秦言契丹入寇

○周禪于宋再補顯德六年周主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巖討論古今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

又趙匡胤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遂定有天下之號曰宋都於汴太宗分天下為十五路至仁宗又分為二十三路

○赤光滿室

再補便蒙甲與來通用一統志來馬

堂在河南府城外本後唐朱馬營宋太祖始生之地

又鄭伯乾評宋祖有天命人謀兩在說可謂達矣然天

所命人所謀亦可已乎五代之亂生民之塗炭極矣天人其可已耶

○黑光相盪再補世宗已崩使恭主寧天下天下復亂生民之塗炭何所底止是所以天人不不得已也

又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而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此肩不得侵陵朝

票主十八史畧讀本卷之六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祖至是三世實二姓十年而亡陳橋驛在汴城外半

溫公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世祖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

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為強因敗為功於是南割江淮西克

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陳又以抱鼓之隙治律曆興禮樂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木養百姓可謂

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殞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宋太祖皇帝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涿人也相傳為漢

京兆尹廣漢之後父弘殷為洛陽禁衛將校生匡胤

於甲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一月人謂之香孩兒

營少從辛文悅學文悅嘗夢邀駕乃匡胤也周世宗

時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立大功

世宗一日於文書篋中得一本書曰點檢作天子時

張永德為點檢世宗乃遷之而易以匡胤世宗殂恭

帝即位之明年命領宿衛禦契丹時主少國危中外

始有推戴之議大軍既出軍校苗訓見日下復有一

日黑光相盪指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驛軍士聚議

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環列待旦點檢醉卧不

知也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

策太尉為天子點檢驚起披衣則相與扶出被以黃

袍羅拜呼萬歲擁上馬南行拒之不可乃攬轡誓諸

將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恭帝遂禪位以所

領節鎮為宋州歸德軍故國號曰宋廣漢之後世次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國號宋

未帝欲察

曰陛下新

出萬上有

王之興自

之亦不能

之
一
端
耳

天命者任

上添一市

之錦是此漢

1875

世錄不悅

其軍

再補自以

思訓治城

以聞

南唐

唐季以來

盤石相踵

下之言及

又便其
虎御其
驂

宋信恒

卷之四

謂孟子

光相盪

知ヤ如下号

立之

帝王之

没之ス。ヲ

壬子

張子為故

佐
切
諫

漢書

...

三
五
親
行

通鼎不

自林之秀

厚泉

陽

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五

卷一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卷之四

言太祖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但數人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萬一軍伍間有以黃袍加身者時豈得自由乎又麾木將旗所以指麾兵卒進退故徐筆下又石守信以翊戴功主兵今太祖以此言推之故相感殊甚又如白駒過隙言其疾速也白駒喻日影也隙壁孔際也過隙猶言易過也又孟西際除積牛

我非爾曹之力不至此然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汝曹雖無異心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雖不欲為其可得乎皆頓首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為子孫計多置歌童舞女日飲酒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請罷也數音朔易音亦節鎮節度藩鎮非統帥才言難制御屏音丙何為之為未釋好去聲去去聲生死肉骨

弊亦偉矣○石守信等称疾請罷再補朱子曰趙韓公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三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女真貢馬○回鶻于闐來貢再補國將起也四夷賓服貢物相尋及其季也失制取之方而彼乘其隙賈誼所謂創者是也又便蒙文表為保權所誅又周行卒在去年慕容延釗奉命行在乾德元年

言如使死者復生而白骨生肉○趙普勸人遇上於滁州用為節度掌書記上即位後專與謀議倚信之書記掌書記者○女真貢馬女真國在東夷古肅慎之遺種○回鶻于闐來貢建隆三年泉州留從効卒衙將陳洪進推張漢忠領軍務衙將官掌禁軍唐制有南北衙推音退平聲○定難節度使周西平主李彝興貢馬節度使西夏号定難節度西平王後周所封爵彝興即彝殷舜太祖父宜祖弘殷○武平武安鎮帥周行逢卒子保權領軍府衡州太守張文表作乱起兵據潭州保權表請救于宋安潭州為武安節度○荆南高寶勗卒兄子繼冲代之○高麗來貢○乾德元年命慕容延釗等會周保權討張文表師出江陵高繼冲出降荆南平高季興

高麗來貢

○荆南平

再補便蒙保權以

為文表既死而宋

師繼進不已將襲

我也乃懼而拒守

○湖南平

再補便蒙存君臣

形迹而避嫌疑也

注執守禮體謬矣

字蓋押字也俗以

草書名為押字御

進也唐及五代凡

與宰相議大政天

子必命坐而論賜

茶目送及茶質等

有是請詔從之坐

論之禮遂廢奏御

自梁太祖開平元年受命為王

至是五主凡五十七年而亡

延釗至湖南文表先

已敗死保權聞宋師下荆南懼而拒守師進討之獲

保權湖南平○二年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乞罷質

等周朝舊相也自唐以來宰相惟面奏大政事餘號

令刑賞除拜但入熟狀質等自以前朝大臣稍存形

跡每事具劄子進呈退批所得聖旨同列皆書字以

志之奏御之多始此質等既罷以趙普同平章事除

除官拜爵熟狀直述其事具狀奏

○命王全斌伐蜀

先是蜀主日事奢縱以王昭遠趙崇勳等分掌機要

總統軍政及宋下荆湖蜀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

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

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蜀主乃遣趙彥韜為謀入汴

規強弱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約同舉兵濟河蠲書

獻之帝久欲伐蜀而無詞及得書喜曰吾用師有名

矣

乾德三年蜀相李昊勸蜀主孟昶出降蜀亡前蜀

王氏之亡也降表亦昊所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

降表李家

初上命宰相擇前代未有年號以改今元及是得蜀

鑑乃有乾德四年鑄字怪之召問學士竇儀曰昔偽

蜀王衍有此號上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也

○五

年五星聚奎先是周顯德中竇儀楊徽之盧多遜同

為諫官儼善推步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

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預也至是果然

○五星聚奎

再補此事在五年

三月日月轉運於

天猶如人之行步

故推算星歷謂之

推步

○宰相須用讀書

人

○宰相須用讀書

此必蜀物

皆不能言竇儀曰

有識乾德四年鑄

者怪之出示宰相

及蜀平蜀宮人

入內帝見其鏡背

見敵虛實之人

又以前為大置各

其中故曰蠅書用

票主十八史界讀本卷之六 宋太祖 開寶元年北漢主劉鈞

○北漢弒立
再補按護聖營卒
 薛釗娶世祖女生
 繼恩及世祖鎮太
 原薛釗通頭釗以
 微賤卒得見其妻
 居常快一日乘
 醉求見即引佩刀
 刺之妻奮衣得脫
 釗乃自刎
 又附會依附而會
 合也
 又宋趙普獨相十
 年為政頗專是事
 詳開寶六年八月
 又杜斧大斧也
 又李光贊言曰最
 爾晉陽豈須親討
 重勞飛輓取怨黔
 黎豈若回鑾復都
 屯兵上黨夏取其
 麥秋取其禾云々

殂養子繼恩立郭無為弒之而立其同母弟繼元皆
 異姓子也初漢世祖女適薛氏生繼恩再適何氏生
 繼元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便養之皆冒
 姓○雷德驤判大理寺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
 減刑名德驤憤惋直詣講武殿奏之并言趙普強市
 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
 普吾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二齒命曳出黜之音驤
 相天理寺天子有九寺此其一也當折獄詳刑院
 音曉去聲怒也市買也鑪音鎗平聲鼎屬折音舌
 二年命曹彬等伐北漢尋親征攻太原城久不下頓
 兵百草池中暑雨軍中疾疫詔班師中音未○上自即位
 或微行幸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
 冠一夕大雪普意上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異甚

○微行幸功臣家
再補此事在乾德
 二年普既相以天
 下為己任帝倚任
 之事無大小悉咨
 決焉
 又帝與普計太原
 古今之美談冒風
 雪入嫂家行盃際
 已平太原庸主廟
 堂會眾張膽以議
 大計尚未決已決
 焉而能得其當者
 鮮矣難哉
 又便蒙言姑留存
 之以當西北邊患
 俟諸國之平始可
 圖也
 又荆湖而西川是
 大祖用兵之次第
 已定叩普門之時
 又云帝久欲伐蜀

亟出則上立雪中普惶恐迎拜即普堂設重裯地坐
 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
 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
 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少天下邪南征北伐此
 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上下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良
 久曰非臣所知也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邊
 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
 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姑試卿耳於是用
 師荆湖繼取西川重裯當作茵褥也著音長入聲成
 子喻其地小將音
 筭籌畫也太原北漢所都彈丸黑
 君家與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

而無詞即哀其言不忍加兵之念何雄權詐之端時現其片身不可掩耳又開室二年春正月宋李繼勳等進薄太原大敗漢兵于城下帝自將奔汴至太原築長城圍之城中大懼然猶恃遠為援

此一方之人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什一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上哀其言終鈞之世不以大軍北伐及繼元立始用兵謀音牒反間曰謀語去聲音澗為去聲復音伏是歲契丹弑其主述律命潘美伐南漢南漢主鋹委政宦官龔澄樞尤貴幸宋帝未欲還如兵乃令南唐主為書諭鋹鋹四年克四唐使報書甚不遜帝命潘美等將兵伐之廣州劉鋹降南漢亡右南漢劉隱自梁太祖開平元年僭号至是五世凡五十二年而六年交趾丁璉上表求內附詔以為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唐懿宗置靜海節度於安南至此以璉為靜海節度趙普罷相領河陽三城節度普沉毅使而撫安南

以賊論死廷臣多忌之史稱普性忌刻其如此卓越者尚不免可惜矣

果斷以天下為己任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可之又有立功當遷官者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下曰朕固不與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安得以私喜怒專之上不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不去上平可之普常設大甕於閣後表疏意不可者投其中焚之其多得謗以此雷德驥之子又訐之上始疑普先是雖置參知政事以副普不宜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至是始詔參政升政事堂同議政更知印押班與普齊未幾普遂罷薛居政呂餘慶等其後繼為相河陽孟州為河陽節度斷音端音聲已音紀閭音甘入聲下同更音

粥都下趙玘以聞
帝大怒即欲逐普
又便蒙押案也管
拘也班位次也知
印之知主也
○命曹彬伐江南
再補帝曰城陷之
日慎無殺戮設若
困闕則李煜一門
不可加害
又初南唐池州人
樊若水以舉進士
不第言事不報因
謀歸宋乃釣魚采
石江上數月乘小
舟載絲繩維南岸
疾棹抵北岸以度
江之廣狹至是詣
關上書言江南可
取請造浮梁以濟
師帝以若水為市
贊善大夫

庚幾○七年命曹彬伐江南初上屢遣使喻江南國
如字主李煜入朝不至乃以彬及潘美等討之戒以切勿
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取匣劍授
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美以下皆失色自王
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先
是江南樊若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事不報乃釣魚
采石江上以繩度江廣狹詰闕陳策上用其言令荆
南造大艦為浮梁以濟師至是用之不差尺寸略與
不第不及第上書之上上聲度
音堂入聲令去聲浮梁橋也
○八年曹彬圍金陵
急李煜遣徐鉉入貢求緩兵鉉言煜以小事大如子
事父其說累數百上白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

又曹彬圍唐江寧
屢敗唐師于城下
唐主危迫
又便蒙乞全江南
之人命
又綱鑑注軒睡熟
而有聲也
又富氏弼曰太祖
之愛民深矣平
方而不為喜更念
橫遭鋒刃至於感
泣推是仁心而臨
天下宜乎致太平
之速也按中主有
此心而善推之者
有幾人
○南唐
再補字縣宇宙亦
縣分割土地分割
人命至重宜終天
年而天下分崩各
欲相吞噬於是驅

能對還尋復至奏言江南無罪辭氣益厲上怒按劍
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
豈容他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金陵受圍自春徂冬
勢愈窮蹙彬終欲降之累遣人告煜曰某日城必破
宜早為之所一日彬忽称疾諸將來問彬曰彬之疾
非藥能愈諸公若共為信誓破城不妄殺一人則彬
病愈矣諸將皆許諾焚香約誓翌日城陷煜出降南
唐亡捷書至上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
必有橫羅鋒鏑者可哀也彬還舟中惟圖籍衣衾問
門通其榜子曰奉勅江南幹事回其不伐如此鉉音
聲累上聲下同軒音汗翌日明日也南唐亡南唐李
昇自晉高祖天福元年僭号至是三世凡三十一年

愚民使其天年中絕悲夫
又便蒙閣門禁中
小門也榜子即奏劄也
○吳越來朝
再補便蒙凡所以
綰布包物者謂之
○上如西京
再補祭天地于南
又群臣咸諫帝不
從晉王光義言其
非便帝曰遷河南
未已終當都長安
耳漢都關中置長
安縣
又太祖以汴京為
四面受敵之地故
欲據形勝之地而
去冗兵無事者

橫去聲閣門大
鴻臚寺曰閣門
○九年吳越王錢俶來朝辭歸上賜
以黃袂封緘甚固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皆群臣乞
留俶章疏俶感懼也袂音伏中
○上如西京謁宣祖安
陵西京宋以洛陽為西京汴梁為東京
○夏四月郊
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離亂不圖今日復覩
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垂白老人
○上欲留都洛
陽群臣咸諫上曰吾且都長安晉王叩頭曰在德不
在險上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晉
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乃
還大梁將音漿
○上崩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三曰建
隆乾德開寶壽五十上仁孝豁達有大度陳橋之變

又彈音丹盡也
又便蒙坐便殿不
處正殿而坐於便
殿便殿便安之殿
又贊任自然不事
矯飾宮中葦簾綠
用青布常服之衣
幹濯至再
又尤注意刑辟哀
矜無辜嘗讀二典
嘆曰堯舜之世四
凶止於投竄何近
代法網之密邪故
自開寶以來犯木
辟非情理深害者
多得貸死惟賊吏
奔市則未嘗容貸
也
又建隆三年春帝
廣汴城且命有司
畫洛陽宮殿
又郊禮下便蒙加

迫於衆心洎入京師市不易肆嘗一日罷朝坐便殿
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上曰爾謂爲天子容易邪
適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嘗宴近臣紫雲樓
下因論及民事謂宰相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麥藩
侯不爲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洎音忌及也市
也市不易肆謂不驚擾也菽音叔豆也藩
侯藩鎮諸侯不爲之爲去聲斷音端去聲開寶初修
京城及太內營繕畢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
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
皆見之矣大內官禁繕音
平曷之後嘗擇其兵百餘
爲川班殿直郊禮行賞以御馬直扈從特增給川班
擊登聞鼓援例陳乞上怒曰朕之所與即爲恩澤豈

標註... 卷之六

畢作郊禮畢
又民有冤抑令擊
登聞鼓自陳謂
援引御馬直之例
陳乞增給亦自安
故曰豈有例懲不
兵之跋扈也初帝
擇蜀親兵習弓馬
者百餘輩廩賜優
給與御馬直等
又內臣李義進也
兼進言莊宗好畋
獵務姑息威令不
行賞賚無度
又乾德元年春正
月宋初以文臣知
州事帝用趙普謀
斬削其權或因其
卒或因遷徙致仕
或因遙領他職皆
以文臣代之
又文獻通考通判

有例邪斬其妄訴者四十四人餘悉配隸諸軍遂廢
其直川班殿直以蜀士卒精者直殿故曰川班殿直
命增給錢人五千登聞鼓隋制凡奏聞訟訴者聽過
鼓有司錄狀奏之援音爰陳乞援御馬直之例陳乞
增給配隸以川內臣有逮事後唐者上問莊宗英武
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其人言其故上撫髀嘆曰二
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為兒
戲朕今撫養士卒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五
代以來藩鎮強盛上以漸削之罷諸節鎮專用儒臣
分理郡國以革節鎮之橫又置諸州通判以分刺史
之權自是諸侯勢輕禍難不作專務愛養民力罷卻
貢獻禁進羨餘常衣澣濯之衣寢殿青布綠葦簾晚

掌機貳郎政典長
吏均禮凡兵民錢
穀戶口賦役獄訟
聽斷之事可否裁
決與守臣通簽施
行所部官有善否
及職事修廢得刺
舉以聞
又乾德元年秋上
月宋主幸武成王
廟
又周赧主時秦將
白起攻趙殺趙將
趙括已見前
又開生六年春三
月鄭主郭宗訓來
宋人葬之謚曰周
恭帝
又周朝副都指揮
使韓通聞趙匡胤
入京以為亂作自
禁中惶遽而歸謀

節好讀書嘗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
近代法網之密邪內臣宦官撫拍也橫去聲蓋
蘆葦削平諸國必招之不至而後用兵及其既降皆
不加戮禮而存之終其世嘗幸武成王廟觀從祀有
白起指曰起殺已降不武命去之周恭帝封鄭王後
遷于房州上以辛文悅長者俾為房州守恭帝先上
二年始卒上發哀輟朝十日還葬如禮上初入京時
周韓通死節追贈優厚王彥昇奔命專殺終身不授
節鉞受禪之際倉卒未有恭帝禪制學士陶穀出諸
懷中上薄之穀久在翰林頗怨望上曰吾聞學士草
制依樣畫葫蘆耳何勞之有卒不登之政府内外官

標註... 宋太祖

帥衆禦之軍校王
又便蒙言學士草
制皆按典故起草
猶依舊樣畫胡蘆
耳宋史職官志
林學士掌制誥詔
令撰述之事
又建隆三年帝謂
宰臣曰五代諸侯
跋扈有枉法殺人
者朝廷置而不問
人命至重姑息當
如是邪自今諸州
決大辟錄案奏聞
付刑部覆視之
又便蒙版籍戶帖
各各戶口事產數
目籍藏於官帖給
於民戶鈔蓋戶券
之類
又乾德二年十一

有時望者籍記姓名以待不次選用稱職者多久任
不遷定銓選法嚴舉主連坐法嚴賊吏法有實極刑
者懲五代藩鎮苛征重斂之弊寬商征寬糶塩酒禁
倉吏多入民租者或奔市五代多以武人爲牧守率
意用刑上懲之故入者必抵罪定大辟詳覆法定折
杖法頒新刑統定差役法作版籍戶帖戶鈔長吏有
度民田不實者或杖流之諸州旱蝗賑饑蠲租惟恐
不及舉德行孝悌親策制科舉人放進士榜嚴覆試
法御殿親試進士試書判拔萃數幸國子監詔天下
求遺書初用和峴所定雅樂初行劉溫叟所上開寶
通禮二百卷命宰執日記時政送史館撰日曆制度

月宋命判太常寺
和峴定雅樂註雅
樂國樂以雅爲稱
取詩序云言天下
之事形四方之風
謂之雅雅正也言
王政之所由興廢
也
又權知貢舉王祐
擢進士合格者十
人陶穀子邵名在
第六帝謂左右曰
聞穀不能訓子邵
安得登第遷命申
書覆視而邵復登
第因下詔曰造士
之選匪樹私恩世
祿之家宜敦素業
始聞黨與頗容竊
吹文衡公器豈宜
斯濫自今舉人凡
閑食祿之家悉令

典章彬彬有條理太弟晉王立是爲太宗皇帝
肅宗追贈太公望爲武成王從祀配享殺隆素將白
起嘗坑趙降卒四十萬去上聲先帝嘗入京時自陳
橋擁還時死節周朝在京巡檢韓通帥衆衛禦都指
揮使王彥昇殺之優厚追贈通爲中書令節鉞節度
斧鉞凡爲節度使者必授之薄之薄穀不忠胡蘆瓜
屬狀如瓠實可食政府宰相政事之府銓選法銓七
緣切銓衡也又量也次也度也從陶穀所上初京官
七品以下猶屬銓自後京官以上無銓中書門下特
除而使府不許辟召幕職悉由銓授連坐法乾德三
年詔陶穀等各於幕職京官中舉堪爲郡守副監者
一人除官之日仍書舉主姓名謬舉者並坐罪實置
同極刑建隆二年李瑤坐賄杖罪自後賄吏有實極
刑者商征商賈征稅寬糶塩酒禁漢法犯私糶者弃
市周祖始令至五斤者死至是詔犯私糶十五斤以
前朝鹽法太峻定以官鹽闌入禁地貿易至十五斤
私煮至三斤者坐死以官鹽闌入城三十斤以上者奏
裁乾德四年詔寬之罪至死者秦裁抵罪故入人於
罪者就以其罪罪之罪至大辟死罪辟音關詳覆法懲五
代藩鎮專殺之弊令諸州奏大辟案委刑部詳覆折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刑法一
三十一

又便蒙折猶代也此以小代多之義亦有折衷之意又乾德元年秋七月宋頌判統判本理寺審議所重定也

杖法折如字徒流笞杖名有數杖刑五曰杖一百為杖二十十九十為十八八十為十七七十為十五六十為十二官杖厚薄長短如周顓德中制新刑統實儀等所定差役法詔令佐檢案差役有不平許民自相糾舉京百司補吏須不疑役乃聽版籍民間戶口田糧數目在官版籍戶帖民間供賑戶口事庭在官家給戶帖為照戶鈔如今朱鈔之類度音堂入聲賑音震賑也蠲音消免也制科周設賢良經字吏理三科

又便蒙唐制釋又
之法有四曰身言
書判身取其體貌
豐偉言取其言辭
辯正書取其楷法
適美判取其文理
優長四事皆可取
則先德行
又開寶六年五月
宋行開寶通禮初
帝命李昉劉溫叟
重定開元禮附以
國朝制度損益為
書二百卷號通禮

至是上親策賢良科覆試法王祐知舉陶穀子邕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安得登第彙命中亟覆試因詔自今舉人凡閑食祿之家皆令覆試拔華唐取士必驗身言書判拔華拔其俊異者而取之孟子曰拔乎其華數音朔峴音賢上聲聆樂登歌文德武功二舞所上之上上聲開寶通禮改鄉貢開元禮為開寶通禮史館國史院日曆記每日事

太宗皇帝初名匡乂太祖長弟也太祖入京城匡乂首請號令諸將戢士卒仍自於馬前戒標掠太祖受禪乃改名光義尹開封同平章事封晉王建隆二年

又匡義進曰大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戴君父母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擄奪

又便蒙此當作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以傳德昭光美廷美初名也宋史開寶六年太祖封光義為晉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進封廷美為秦王趙普嘗為掌書記

又綱鑑補光義嘗有疾親為灼艾

○龍行虎步

再補便蒙就其十策中四策稱旨注崇字當作敦孝恤當作慎

昭憲杜太后臨崩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者乎
太祖曰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太后笑曰不然正由
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汝萬歲後當傳位晉王晉王
傳秦王秦王以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
曰謹受教太后呼趙普曰趙書記共記吾言不可違
因命普於榻前爲誓書普署紙尾曰臣普記藏之金
匱太祖友愛篤至晉王嘗寢疾灼艾太祖亦自灸以
分其痛嘗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他日必作
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能及也太祖幸蜀有布衣張
齊賢獻十策召問賜食且啗且對太祖善其某策齊
賢固稱餘策皆善太祖怒斥便出既還語晉王曰吾

又適太祖太漸
宋后遣恩恩召皇
子德芳繼恩徑召
晉王宋台見晉王愕
然云々袁氏云正
史也續編載太祖
授受之際及啓千
載不決之疑當考
李燾云上不豫夜
召晉王云々據此
則此文合正史續
編節略之而云傳
位之定久矣與袁
氏同意

幸西都得一張齊賢吾不欲用之他日留與汝作宰
相蓋傳位之定久矣太祖不豫后遣王繼恩召皇子
德芳繼恩徑召晉王王至宮中散遣左右所言皆不
可得聞但遙見燭影下王有離席之狀既而上引柱
斧戳地大聲曰好爲之遂崩后見晉王愕然曰吾母
子之命皆託官家王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王即位更
名昺秦王廷美尹開封改封齊王德昭封武功郡王
又音刈賊音簪入聲約束也紫氏周世宗秦王太祖
次第德昭太祖長子長音張上聲呼去聲艾五蓋切
草似蒿葉可灸灸音救幸蜀一本作在西京者是蓋
齊賢洛陽人也布衣未蒙爵祿曰布衣十策下并汾
富民封建崇學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懲姦恤刑便
如字語去聲后宋氏王繼恩官德芳太祖次子
勅角切無與母通更音庚
遣使分行州縣察官

衍是時廷美始封
齊王後四年改封
秦王也
又察官吏則勸懲
之法行
又賊吏不叙與雜
類不任俱是爲國
之善謀最可畏者
在口捷故古有遠
接之訓有口才者
無實心世人亦知
之而不爲其所迷
者幾希矣可怪夫
又洪進求歸在太
平興國三年四月
錢徽來歸在其五
月歐史云錢氏兼
有兩浙幾百年許
浩云徽以十三州
一軍八十六縣之
主單騎來朝
又時帝議伐漢曹

吏第其優劣罷軟不勝任情慢不親事免官羅音皮
音○賊吏配者遇赦不叙受賊之吏徒配遠方
理評事陳舜封奏事口捷舉止類倡優問誰氏子對
以父爲伶官上曰汝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改授殿
直大理評事官掌折枝詳刑陳舜封陳○陳洪進來
朝獻章泉二州後據其地二州屬福建○吳越王錢
俶來朝遂獻其地初俶會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
所封吳越國王歸其兵甲求還帝
不許俶乃籍境內軍州縣獻之俶朝退將佐始知之
皆慟哭曰主不歸矣帝以淮南節度管內爲淮海國
封俶爲王弟儀信子惟濬等右吳越錢鏐自梁太祖
皆授官賜資遇待冠絕當時開平元年鏐有兩浙至
是十四年凡○命潘美伐北漢尋親征圍太原劉繼元
出降北漢亡右北漢劉崇自周廣順元年僭○詔征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太祖本紀第五
三十一

彬曰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如摧枯拉朽爾帝意遂決

又太平興國四年五月漢亡遂伐遼

耶律休哥兵適至復戰帝大敗自是遼好絕

又及還汴故久不行太原之賞是太宗用心之險也

○德昭自刎

○岐王德芳卒

再補便蒙齊王當作秦王又云廷美之得罪趙普為之是普用心之險也

○廷美降涪陵縣

再補遂得罪罷開封尹徙為西京留守

公

契丹易州涿州來降上攻幽州踰旬不下遂班師郡

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

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不行平北漢之

賞德昭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

退而自刎後二年岐王德芳卒自太祖二子相繼死

齊王廷美不自安他日上嘗以傳國意訪趙普普曰

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普復入相廷美遂

得罪降涪陵縣公普復使知開封府李符告其怨望

南還房州尋殺之普恐李符漏言因弭德超譖曹彬

故以符薦德超貶符春州卒從去聲涪陵縣屬涪州

○種放隱于終南山結草為廬以講

守

八年春弭德超

以急焚聞于帝曰

彬秉政久得士心

將為不利帝信之

德超為副使後德

超以不得樞密使

怨望帝詔鞫問伏

辜遂奪官秩禁錮

瓊州而死帝始悟

曹彬之誣

又時人服其雅量

是多蒙正之詞

○陳搏賜号希夷

先生

習為務後進多從之學上聞召之辭以母老放洛陽人沈默

好學詔使徵之其母患曰常勸汝勿聚上高其節厚

徒講學果為人知不得安居遂称病

賜錢帛旌之神音蟲姓也放音傲終南山在武功縣

○呂蒙正為參政

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佯不聞同列欲

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名姓則終身不忘不

如無知也○召華山陳搏賜號希夷先生搏臺州真源人嘗舉

唐長興中進士不第遂不復干祿以山水為樂因服

氣辟穀日飲數盃而已歷二十餘年乃隱華山雲臺

觀修道太宗時入朝帝謂宰相曰搏獨善其身不

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養

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叶納養

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昇天又何益于世

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子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

篇曰夫作金皆作
神仙集漢淮南王
安抄出以作鴻室
枕中書雖有其文
然皆秘其要所用
藥物復多改其本
名不可按之使用
又繼捧族弟繼遷
聞之叛去地斥澤
繼遷出其祖像以
示戎人戎人拜泣
從者日衆其後浸
強而不可制釀成
西夏之禍

賜號希華去聲○開寶寺塔成前後八年所費億萬
夷先生博音團田錫奏曰衆以為金碧煒煌臣以為塗膏豐血上不
怒開寶寺在汴京豐血聚斂○先是西夏李光叟卒
子繼筠嗣又卒弟繼捧嗣繼捧來朝獻四州地其弟
繼遷叛去數入寇邊四州夏銀綖○契丹主明記殂
號景宗子隆緒立年十二母蕭氏專其國政○上命
曹彬等分道伐契丹彬兵大敗於岐溝關詔班師契
丹自是連年入寇後女真以契丹隔其朝貢之路請
擊之不許女真遂臣於契丹岐溝關在涿州西南四十里○上賜
李繼捧姓名趙保忠授節度使命管夏銀綖宥靜五
州使圖繼遷繼遷降賜姓名趙保吉保吉復寇邊命

○賜李繼捧姓名
趙保忠
再補臣氏中曰保
忠之再入夏州故
地趙普之謀也後
保忠反與保吉合
大為邊患何普能
知符彥卿之不可
與兵權而不能知
保忠之不可復歸
其州耶
又氏王小波死妻
弟順為帥陷成都
以宦者王繼恩帥
師討平之在淳
化五年春
○黎桓為交趾郡
王
再補已討之而無
功彼來而奉貢何
其幸也
○霖潦過度

李繼隆討之保忠言已與保吉解仇乞罷兵上怒命
繼隆先移兵討之繼隆入夏州擡送保忠於關下保
吉尋亦請降而復叛命繼隆討之五州綏州即雕陰屬甘肅○蜀白旼平之後府庫之物悉載歸內府土狹
民稠有司不無賦外之科王小波起為盜小波死李
順繼之攻陷成都僭號蜀王上命王繼恩討擒之蜀
平賦外之科租賦之外別有科征李順小波妻弟○交趾丁連率大校黎桓
囚其宗族而專其國上初命討之無功已而桓奉貢
竟以桓為交趾郡王黎桓大將校黎姓桓名○時霖潦過度上
曰朕於刑獄盡心安得積隱之譴寇準越班對言某
州局吏侵官錢若干於法為小過陛下殺之王淮參

再補准寇剛直不媚時有傷剛之疾亦是區々耳其實才亦高是以使主刑獄大矣盡心無枉則民心所感天亦霽威宜有焉不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賄以參政河之弟盜主守財至十萬止杖云々然是為淳化二年旱蝗而發與本文頗不同又薛居正卒于太平興國六年史云居正輔相十八年其七年沈倫罷史云為相十餘年自

政王沔之弟盜錢數百萬於法為大戮陛下以沔故務相容赦如此而曰刑獄盡心如之何無積陰之譴上即日誅淮罷沔俄而兩止霖潦久雨曰霖無源水曰潦音老大戮音老霖無源水興國曰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壽五十九薛居正沈淪趙普宋琪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等相繼為相普凡再入再罷尋薨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嘗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有太議輒關戶自啓一篋取一書閱之及卒家人視其篋則論語也嘗謂上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蒙正晚出嘗與普並相普甚推之蒙正

是相繼為相雖互有得失而皆可以言賢矣又普開國元老蒙正以後進同相位普之雅量可見矣又言上以齊賢在下第故詔一榜進士盡賜及第特與京官通判也齊賢遂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又糊塗俗語不分曉又多遜楚貶所食於道傍逆旅有姬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問曰姬自何來乃居此姬聲曰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令枉道

嘗置冊子夾袋中疏四方人才姓名以待選用初太祖嘗以張齊賢屬上至齊賢舉進士上欲置之上第而有司第其名在下乃詔一榜特與通判卒至大用呂端為相人謂呂相作事糊塗上知之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端居位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時一日帝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端自即位以來以小人為相者盧多遜一人而已太子立是為真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字年号昉音傲再罷案普以太祖乾德二年入相至開寶六年罷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復入相至八年又罷端拱元年再入至淳化元年罷前後歷事二朝凡三十餘年推音退平聲疏去聲屬音燭糊音鶻塗音突太子太宗第三子真宗皇帝初名元侃封襄王有舉人楊礪嘗夢至一

為其事吾子不能從其意盧瑯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云々事在太平興國七年

又呂氏中曰王繼恩以閹宦而啓禍於內李昌齡李繼勲以太臣而羽翼於外而高斯之謀已合而主之以皇后以增損天顧命而宣行之六尺之孤幾何而不為扶蘇也耶幸而托得呂端臨時應變足以制其姦于下持正不屈足以遏其私于上而沙丘之事無自作矣

又益州成平作亂推平王均為首

大殿有坐下殿上者語之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汝主也指示令謁之礪後進士第一入爲襄王府記室既謁如夢中所見太宗嘗遣相者詣襄王及門而返曰王門斯役皆將相也王可知矣立爲太子至是即位更名恒語去聲記室官掌校表奏荅○咸平二年契丹入寇上親征至大名府而還大名府屬河東即魏州○三年益州卒王均反僭號大蜀以雷有終知州討擒之益州平○范廷召擊契丹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亟赴之廷召潛遁保裔爲所圍力戰死之高陽關在安州都部署官掌兵事爲本聲○李繼遷先朝奪所賜姓名寇邊不已攻陷靈州裴濟知靈州謀輯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

○李繼遷死子德明降復賜姓趙再補趙保吉死在咸平六年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北二十年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關下復河西為郡縣此其時也不報又便蒙以楊嗣二字為衍

○契丹大舉入寇再補在閏九月進寇瀋州在十一月時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隼不究飲笑自如準勸幸瀋州帝難之

指血染衣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西涼不合酋長潘羅支乞會王
 師討之繼遷攻陷西涼府潘羅支要而擊之繼遷中
 流矢死於靈州之境其子德明請降復賜姓趙後封
 爲西平王賜姓名繼遷當太宗朝叛而降賜姓名趙
屬甘肅即涼州要音腰中去聲○楊嗣楊延朗智勇善戰加團練使
 虜憚之目曰楊六郎○景德元年契丹主與其母蕭
 氏大舉入寇中外震駭參政陳堯叟蜀人請幸蜀王
 欽若江南人請幸江南上以問宰相寇準準問誰畫
 此策上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也準曰臣欲得獻策
 之臣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遂定親征之議上駐蹕
 韋城尋至衛南契丹擁兵抵澶州圍合三面李繼隆

再

關南地帝曰歸地

空身登岸以和公意乃之谷與上畫密進曰如止

又綱鑑注手如束

三才圖會

縛不能措置
又一日會朝準先
退帝目送之甚矣
奸人之納約也帝
之目送為欽若落
牖也然而此盟者
誰欲之乃帝亦喪
心之人耳袁氏云
今渡河逐契丹而
與之盟本無可恥
但欽若托言以欺
帝耳
又初張詠在成都
聞準入相謂僚屬
曰寇公奇木惜學
術不足耳
又出錢賭博曰注
錢則悉其所有
為一注曰孤注
○王且同平章司
再補外朝三公之
位植槐于前周禮

還自澶淵待準極厚欽若歸深恨準嘗退朝上目送
準欽若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城下之盟
春秋小國所耻也上愀然欽若每曰澶淵之役準以
陛下為孤注上待準遂寢薄尋罷相
契丹共滅唐割幽薊十六州與之後周世宗伐契丹
取瓦橋關益津關之南瀛莫易州之地重平聲百萬
絹百萬匹銀百萬兩語去聲過音戈下同天雄軍河
北魏博節度唐代宗罷其軍曰天雄澶州古名
澶淵為其之為去聲孤注如賭
博只有一注錢物以決勝負以王旦同平章事旦
王祐之子也太祖嘗遣祐按事謂祐還與王溥官職
祐不徇太祖意竟不大用祐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
做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至是旦果
為相深沉有德望能斷大事上心深屬之趙德明嘗

面三槐三公位焉
袁氏曰植槐之言
公一時自舒其幽
憤也而本驗於其
子是有數存焉
○趙保明上表乞
再補大中祥符三
年十二月所表求
也
又欽若弄真宗如
小兒準所謂多智
而小人最可畏者
又刷耻之耻謂城
下之盟
○王欽若請封禪
再補言陛下以兵
取幽薊乃可滌此
耻
又天道至神故曰
神道
又帝謂群臣曰朕

以民饑上表乞糧群臣皆請責之旦曰臣欲詔德明
云塞上儲糧不可與已於京師積百萬可自遣衆來
取德明再拜受詔曰朝廷有人
上乃遣祐往問按不夫用祐至魏博但決配彥卿家
僅二人挾勢之罪還又力保彥卿無罪且極言當以
五代殺無辜為戒帝怒安置華州
郎且行也屬音燭上表之上上聲
言數問欽若何以刷耻欽若知上厭用兵謬曰取幽
薊乃可上令思其次乃請封禪以鎮服四海誇示夷
狄又言封禪當得天瑞前代有以人力為之河圖洛
書果有此邪聖人以神道設教耳
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為旦言且謂河圖洛
書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圖洛書
果何事邪鎬不測帝意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
教耳帝由此意決遂召王旦欽歡甚賜以尊酒曰此

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觀皇城司奏左承天門有黃帛曳鵲尾上蓋所降之書也便蒙省王欽若等之所為

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及婦發封則皆美珠也且自是不敢有異議而封禪之事成矣
大中祥符以來數有天書降東封泰山西祀后土於汾陰又有趙氏祖九天司命天尊降汀州黟平王捷自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小環神劍蓋司命真君也官者劉承珪以其事白賜捷名中正而祥瑞之事起矣天
下立天慶觀置聖祖殿諱聖祖名玄朗京師作玉清
昭應宮且不能止其事入欽若之言納其語準之言數音韻下同
令去聲河圖說見大昊洛書禹治水時神龜負文有數至九而出於洛禹遂別文以為洪範九疇邪音耶
大中祥符四年正月天書降左承天門南四月降太
內六月王欽若奏天書降泰山天禧三年降乾祐山
汾陰水南曰陰天尊降宋隆太中祥符五年聖祖降
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是趙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
後唐時七月一日復降生趙氏族謂上曰善撫育蒼
生毋忘前志尋尊號聖祖曰九天司命
命保生天尊聖祖母曰元天大聖后
○上在位二十

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使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秋人之所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覷之志歟
又時天下又安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義莊等蒐講墜典大脩宮宇以林特有心計使幹財利時人目為五鬼王且欲諫則業已同之云々
又李沆卒于景德元年王且之歎在大中祥符五年其相距殆十年
又王且臨終謂其

六年自元年呂端罷後張齊賢李沆呂蒙正向敏中畢士安寇準王且相繼為相惟且居位十年當李沆為相時且甫參政沆喜讀論語嘗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不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謂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太中祥符封禪祠祀土木並興且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每有大禮且輒以首相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欲去則上遇之厚及薨于位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議

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令諸子削髮被縋以飲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

又吾榜中謂與吾同榜之進士也又王欽若相在天禧元年八月帝久欲相欽若王且不可及且罷欽若遂相一欽若出而榜中之多人亦失面目用捨可不慎哉又謂本準門一也故事之甚謹會食會食於中書又寇準罷在天禧四年六月時帝得風疾事多決於皇后按準與李迪密

請太子監國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力謹集是所以準罷準亦無術疎漏自取耳又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莊重寡言帝命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王欽隆帝私卜欽完當得生男子左右取欽以進殊不敗帝甚喜已而果生男子劉修儀攘為己子李不敢言中外亦不知又赤脚謂徒跣也○劉太后同聽政再補呂氏曰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工安寇準王且

者謂且得君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沈音聲向音餉文靖李沆謚文靖公遺令令去聲張詠當削髮披縋如僧禮馮道後唐相無所可否言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德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才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當且之世王欽若已相欽若罷寇準再入相參政丁謂事準甚謹嘗會食羹汚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甚愧恨準罷李迪丁謂為相準遠貶迪罷謂獨相時上已有疾昏眩如準罷貶皆謂白中宮行之上不知矣尋崩年五十五在位改元者五曰咸平景德曰大中祥符曰天禧乾興太子立是為仁宗皇帝王公且爭諍同寇公準方面之寄鎮一方自當一帝面為官之為去聲迪音狄遠貶初貶雷州司戶移道州司馬中宮劉后太子真宗第六子仁宗皇帝名禎母李氏章獻明肅皇后子之真宗得皇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即止蓋謂真宗嘗籲上帝祈嗣問群仙誰當往者皆不應獨赤脚太仙一笑遂命降為真宗子在宮中好赤脚其驗也自昇主為太子年十三即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聽政丁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內侍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王曾曰兩官異處而柄歸官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李氏帝所生母劉皇恣而丁謂權傾中外眾莫敢抗右真宗正后子之養

皆君子而沈之賢
為最祥符以後之
相王欽若陳堯叟
馮極丁謂曹利用
皆小人而欽若之
為邪為最
又天子葬所秦曰
長山漢曰陵故後
世通名山陵皇堂
謂陵寢也絕地縣
絕之地
又始謂命宋綬草
寇準責詞令用云
云授雖從謂指然
卒改易及謂敗授
即草詞云々
又準敗天禧五年
夏四月謂敗在其
七月
又丁謂通言當去
丁謂也
又不半歲謂亦敗

為子顓音喻丁謂用事竄寇準為雷州司戶參政王
和也好去聲曾密奏謂包藏禍心真宗山陵擅移皇堂於絕地遂
罷謂貶至崖州司戶謂初命學士草準責詞令用春
秋無將漢法不道為證事及謂竄學士乃用其語人
快之雷州屬海南山陵真宗葬所擅移皇堂墳穴也
時丁謂為山陵使因山陵都尉雷允恭從刑中
和言移山陵向上既而上穴有水石故王曾奏之令
平聲無將將音漿春秋傳云大臣無將將而必誅公
子牙令將爾將者言將弑君不道如大逆不道誣上
不道之類用其語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其明不道
之辜常方逐準時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
刑罔放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然準竟不及此還而卒
王曾為相王欽若再相欽若卒張知白相知白卒張
士遜相士遜罷呂夷簡相初真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

人皆以為報復之
速天道安可誣也
又王欽若相在太
聖元年秋呂夷簡
相在其六年春
又罷王曾在天聖
六年夏
又王曾執法不阿
見於太后會昭應
宮災曾以首相罷
又進士第一謂之
狀元言獎敘著衣
有餘不盡也不在
溫飽言志在安天
下
又乾興元年七月
以王曾平章事王
曾正色立朝首斥
奸自是朝廷多君
子可不謂美乎
又天聖九年夏六
月契丹主死其母

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侄夷簡任穎川
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辦
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果惟王曾
而前太后知真宗眷注擢居政府遂以為相惟王曾
自天聖初居相位至是七年而罷曾初舉進士青州
發解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曰狀元三場喫著不盡曾
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真宗末正色立朝朝廷賴
以為重作相日所進退士莫有知者或問其故曾曰
思欲歸已怨使誰當會試廷試殿試已音紀交趾
黎桓景德中卒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來貢賜
名全忠太中祥符間全忠卒子幼弟爭立大校李公
蘊遂殺之而自立至是公蘊卒子德政立來告喪封
交趾郡王景德真宗年号第契丹主隆緒殂號聖
名字未詳告音谷

蕭穆斤自為太后治國事及太后既崩契丹主宗真哀毀骨立哭必嘔血終制三年

又明道元年婉儀李氏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是日薨

又太后既取帝為己子與楊太妃保護甚至

○太后崩再補御史中丞蔡齊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豈可使女后相繼稱制乎由是止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

○上始親政再補制下夷簡方

宗子宗真立○西夏趙德明卒子元昊立○劉太后以上為己子而上母李氏默默處先朝殯御中未嘗自異人亦畏后不敢言疾革乃進位宸妃而薨宰相呂夷簡奏太后宜備禮以葬曰他日莫道夷簡不曾說來宸妃卒踰一年太后崩稱制十一年

九殯九御李氏處真宗殯御之中華音棘急也備禮宋鑒李氏薨太后抑未治喪夷簡入奏不許曰他日不欲全劉氏半遂焚哀成服葬之時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處言鑿垣非礼宜從再華門出且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礼上始親政先是呂夷簡張後必有受其罪者乃許之

士遜並相夷簡罷帝與夷簡謀以張耒夏竦等附太語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李迪相而士遜為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

首相無所發明而罷夷簡復相迪罷王曾復相而權

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關文應謂之乃知事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

○廢郭后再補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目起赦之誤批帝頰帝大怒內侍關文應因與帝謀廢后

又景祐三年仲淹等敗

又此事皆賢人君子之措置而遂致紛紜如此故居上不寬仲尼議之夷簡有焉

在夷簡夷簡之初罷也以郭皇后之言及復入而后有尚美人爭寵之隙遂廢郭后夷簡有力焉臺諫孔道輔范仲淹爭不得而出

母不當輕議廢黜帝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朱德為法耶夷簡不能答即仲淹還朝為待制知開封府奏黜道輔皆知遠州

言事愈急數議時政初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者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表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弊

簡訴其越職罷知饒州館閣余靖尹洙爭之皆坐貶

又仲淹落職余靖言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者恐鉗天下口尹洙言仲淹忠亮有素並職監酒稅脩坐貶夷陵令

○蔡襄四賢一不肖詩
再補景祐四年初夷簡事曾甚謹曾亦力薦其才及曾復入中書位及居下夷簡任事久多專決議論間有異同曾遂力求罷夷簡亦乞罷
又便蒙仲淹無辜而貶若訥居諫官不能諫止此為羞耻事也注如廢郭后之事謬矣詳歐

歐陽脩責諫官高若訥不諫謂不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奏其書亦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朱靖脩不肖指若訥也王曾因對斥夷簡納賂示恩夷簡曾並罷王隨陳堯佐代之以無所建明而罷

張士遜章得象代之郭皇后之言宋鑒上與夷簡謀退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由是并罷夷簡詳見仁宗明道二年尚美人尚姓也九殞之下有美人爭許同出道輔出知秦州仲淹出知睦州知開封府景祐元年召仲淹為刑部員外郎不章閣寺制執政恐之命知開封府數音朔饒州罷仲淹前職而知饒州館閣余靖尹洙在館閣之職坐貶靖監筠州酒稅洙監鄂州酒稅羞耻事如廢郭后之事亦貶貶脩夷陵令
○趙元昊據有夏銀綏有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州之地居興州阻賀蘭山為固僭號大夏皇帝入寇西邊騷然范雍經略西

陽脩書中
○趙元昊僭号大夏皇帝

再補此事在室元元年寇延州在康定元年初元昊詐乞和范雍信之不為備元昊攻保安軍乘勝抵延州城下

又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旗帝從之
又便蒙老子尊稱之耳老子尊筆記

夏聞元昊將攻延州懼甚閉門不救劉平戰中官黃德和誣奏平降賊以兵圍其家議收其族富弼言平自環慶來援姦臣不救故敗罵賊而死德和誣人冀免坐腰斬范雍罷時軍興多事張士遜無所補諫官韓琦上疏曰政事府豈養病坊邪於是士遜致仕呂夷簡復相用韓琦范仲淹為邊帥仲淹大閱兵得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又大興營田脩堡砦招流亡通斥堠於是羗漢之民相踵歸業
仲淹嘗兼知延州夏人相戒曰毋以延州為意小范老子胷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邊人為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昊之不得大逞蓋藉琦仲淹

西人謂父曰老子
又慶曆元年冬分
陝西為四路以韓
琦王公范中淹龍
籍兼經略安撫招
討使

又仲淹又大興常
田修堡砦招流民
通斥堠噍知務哉
契丹乘取關西

再補使蕭特未來
求開南之地帝許
增歲幣令夷簡擇
報聘者

又慶曆二年契丹
事起是年富弼往
在春還復如契丹
在秋弼至契丹見
契丹主曰而朝人

主父子繼好垂四
十年一旦求割地

之宜力居多

夏銀已下十四州屬陝西會屬鞏昌
餘並屬甘肅將音漿延州屬陝西即延

安郡降音頂平聲環慶二州皆屬鞏昌
免案元昊寇延時德和引兵先走至是遂
以自免慶曆二年德和無所補無所補益朝廷
奇上上聲聲小范老子仲淹或人謂知州曰老子大范

籍慈夜切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撓遣泛使求石晉
所割周世宗所取關南地知制誥富弼接伴時夷簡

任事人莫敢抗弼數侵之夷簡欲因事罪弼以弼報
使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

不憚勞何遂往弼至往返論難力拒其割地使還再
遣而國書故為異同夷簡欲以陷弼弼疑而啓觀乃

復回奏面責夷簡易書而往增歲賂銀絹各十萬定
和議而還泛使泛海之使關南地說見上接伴陪奉
泛使數音朔報使報書奉使契丹論難皆

何也云々自是辨
難數四遂定和當
其再往曰吾為使
者而不見國書脫
書詞與口傳異則
吾事敗矣啓視果
不同疾馳還都入
見曰執政故為此
欲致臣於死地臣
死不足惜矣奈國
事何帝急召夷簡
問之夷簡曰此誤
爾晏殊云夷簡決
不為此誠恐誤爾
富弼云晏殊姦邪
黨夷簡以欺陛下
○增官

再補此段俱在三
年諫官歐陽脩等
論諫在陝西畏懦
苟且喪師無御
史中丞王拱辰對

去聲復音伏易音亦○案弼使契丹既歸復論再往
聘草詔及誓書弼請增三事毋廣開塘池增兵騎
容受叛賊暨行中使持誓書至武疆授之弼私念三事

前與虜約萬一書詞與口異則事敗矣發視之果不
同乃馳還易書行○論曰通兩國之情結無窮之好
已則有王帛結好之職古者兵交則有往來親敵之使事

報聘無敢不行者獨富公毅然而往入虜庭詰其君臣
往返辨論不啻數十百語至令契丹君臣曉然知通
好用兵利害之所○呂夷簡求罷

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柔而
易制者升為心腹而可使者保為羽翼是張禹不
獨生徒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
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
至是蔡襄復言之夷簡上遂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員
簡乃以太尉致仕

命王素歐陽脩余靖蔡襄供諫院職以韓琦范仲淹
為樞密副使召夏竦為樞密使諫官論罷竦以杜衍

帝極言帝未省還
起拱辰前引裾畢
其說前後言者凡
十八疏

○慶曆聖德詩
再補詩出其師孫
復聞之曰介祖始
于此矣南湖謂亂
之所生則言語以
為階此易道之至
戒也石介以易教
授而聖德一詩雖
云慈且胡不以說
階為諱

○歐陽脩朋黨論
再補初范仲淹之
貶饒州脩及尹洙
余靖皆以直言仲
淹見逐群邪因自
之曰黨人於是朋
黨之論起及仲淹
日受眷注脩乃進

朋黨論
又藍元震進朋黨
論歐陽公憂之上
朋黨論人視之如
仇帝獨獎其敢言
○范仲淹列奏十
事
再補給筆札使條
陳其所欲為者
又帝方銳意太平
數問當世事
又天子方信向仲
淹悉用之帝以平
治責成輔相命弼
主北事仲淹主西
事弼上當世之務
十餘條及安邊十
三策太略以進賢
退不肖止僥倖去
宿弊欲漸易監司
之不才者於是小
人始不悅之

代之國子直講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
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茹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
大姦指竦也更音庚茹拔易曰拔茹連茹言善類相
引距脫雞之勇也以距距脫則不能為
他雞之仲淹琦適自陝西來道中得詩仲淹拊股謂
琦曰為此怪鬼輩壞事竦因與其黨造論目衍等為
黨人歐陽脩乃作朋黨論上之略曰小人無朋惟君
子有之小人同利之時暫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
爭先或利盡而情踈反相賊害君子修身則同道而
相益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則天下
治矣附舊本作撫非為此之
為去聲目稱也上聲○仲淹遷參政富弼為

樞副上既擢仲淹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開天章
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仲淹等皆惶恐退列奏十事一
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
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
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向悉用其說惟武備
欲復府兵一說宰相以為不可時章得象晏殊並同
平章事未幾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撫河北竦
等造謗故仲淹等不安於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
者數年帝以其士望所
屬拔起而太用之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
為己任與富弼同心輔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
慮興致太早然更張無漸規模大論者籍之由是
謗毀稍行初石介曾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
竦怨介存已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習
成遂改伊周曰伊霍又偽作介為弼撰奏立詔草飛

又朝廷之元義始

復扁和奏功而飲
酒飽食遂成痼疾
是蔡襄早所憂也
曰天下之弊譬猶
病者云々

○杜衍務裁僥倖
再補裁抑也
又帝嘗語歐陽脩
曰外人知杜衍封
還內降耶凡有求
于朕每以衍不可
告之而止者皆所
封還也

又蘇舜欽慷慨有
大志能文章論議
稍侵權貴衆不能
容時監進奏院循
前例祠神以伎樂
娛賓拱辰聞之欲
因是以傾衍乃諷
御史魚周詢舉劾

語上聞弼與仲淹懼適

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

歐陽脩亦出使河北晏殊罷

杜衍同平章事衍務裁僥倖每內降率寢格不行積

詔旨十數輒納上前上嘗語諫官曰外人知衍封還

內降耶朕在宮中每以不可告而止者多於所封還

也會衍婚蘇舜欽監進奏院用鬻故紙公錢祀神會

客御史中丞王拱辰素不便衍等所為因攻其事置

獄得罪者數人拱辰喜曰吾一網打去盡矣衍相七

十日而罷賈昌朝平章事兼樞密使韓琦罷樞副知

揚州事琦以杜衍范仲淹富弼罷去乃上疏曰陛下

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

大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

弼使虜以正辨屈強虜忘身立事古人所難陛下而

命弼為樞密副使皆弗有其以辭避不受遂抑令赴

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

世之業爾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

國家之福惟陛下察之疏入章得象罷陳執中平章

事昌朝罷夏竦代為樞密使見音現札側八切紙札

唐太宗紀幾如字內降詔旨格音各數上聲語去聲

會客會進奏院神宗欽用故紙不錢召妓會客

王洙呂秦王益柔等與焉得○泉州卒王則反文彥

博宣撫河北討平之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彥博入

為平章事○趙元昊慶曆初嘗因范仲淹請和反覆

數歲竟納款復稱臣策命為夏國王名曩霄歲賜銀

絹茶綵二十五萬五千遂不復寇邊卒子諒祚立

○陳執中以無所建明罷○夏竦罷宋庠代之

尋同平章事未幾罷○張貴妃兄堯佐丁日除

其事被斥者十餘

人皆知名之士

又脩上書曰杜衍

范仲淹韓琦富弼

天下皆知其有可

用之賢而不聞其

有可罷之罪正士

臣不用敵國之福

也

又應齊八年先是

貝州宣毅卒王則

據城中以叛春正

月以文彥博為河

北宣撫使明鑄副

之開月執王則歸

于京師誅之

又議者請因其初

弱毋族專國以節

鉞啖其三大將使

各部分以披其勢

○夏諒祚立

○夏諒祚立

○夏諒祚立

○夏諒祚立

○夏諒祚立

○夏諒祚立

○夏諒祚立

○夏諒祚立

○夏諒祚立

○夏諒祚立

○夏諒祚立

再補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又准康軍節度群牧制置宣徽南院景靈宮四使並命
○張堯佐一日除四使
再補真行者未平除監察御史史令於監察御史班裏行也
又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辭何辭於諸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今論事是其職至以考博由妃嬪致宰相是問言也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

四使監察御史裏行唐介論之不聽遂劾奏文彥博
向守蜀以燈籠錦獻貴妃得執政故黨堯佐上怒遂貶介
中使護之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獨待制李師中一篇頗為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幾被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天子不生還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彥博亦求罷龐籍平章事
兄當作諸父唐子方
乃堯佐姪也而使使去聲宣徽節度景靈群牧裏行
唐朝有御史裏行至景祐中始置以應御史之官卑者燈籠錦名間金奇錦貴妃以為服遠貶
○廣源州儂智高寇廣州連歲陷諸州自邕至廣西皆被其害
命樞副狄青討平之還為樞密使
源州峯蹄云源州號為邕管即邕州
○龐籍罷
○陳執中梁適平章事適罷劉沆代

益甚蔡襄救之貶英州
又史稱富弼登有公輔之望名聞四夷而官官宮妾不知姓名者仁宗獨以屬弼
又帝遣小黃門規知之語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上今朕用二相人情云々
○契丹主洪基立
○交趾李日遵立
再補安石好讀書善屬文曾鞏其所以示歐陽脩脩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

之執中罷文彥博富弼並同平章事士大夫相慶得人上曰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上嘗問王素孰可為相素曰惟官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慨然曰如此則富弼耳
夢卜商高宗夢得傳說西伯卜得大公
○契丹主宗真殂號興宗子洪基立
○交趾李德政卒子日遵立
○劉沆罷文彥博罷韓琦平章事富弼罷
○王安石知制誥安石每遷官遜避不已至知制誥則不復辭官矣安石嘗侍賞花釣魚宴誤食釣餌已悟而食之既上以其不情而遂非惡之安石有重名士爭向之惟蘇洵不見著辨姦論亦以為不近人情必大姦慝
已覺誤食釣餌而盡食之遂非不近人情而不改過洵音旬
○司馬光知諫

○蘇洵著辨姦論
○司馬光進三劄
五規
再補王安石召於
嘉祐五年之夏司
馬光之上劄予在
六年之夏安石議
論高奇能以辨博
濟其說果於自用
慨然有矯世變俗
之志於是上萬言
書其大要以為今
天下之財力日以
困窮風俗日以衰
壞患在不先法度
不法先王之政故
也法先王之政者
法其意而已法其
意則吾所改易更
革不至乎傾駭不
下之耳目焉天下
之口而固已合先

院進三劄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
謂也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知義識安危別賢愚辨
是非此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義識安危別賢愚辨
所在斷之不明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
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
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
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關一則亡二論御臣曰任官曰
信賞曰必罰
國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
賢愚而實高下資塗相植則不問其人之能而居
重職非持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問其人之能而居
巧文以名行賞則天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
掌教化有文學者侍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
者為將帥有功則增秩如賞而勿徙其官有罪則流
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百里三論揀
軍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
書其三送樞密院戒練軍官又曰赦書害多而利

王之政矣因天下
之力以生天下之
財取天下之財以
供天下之費自古
治世未嘗以財不
足為患也患在治
財無其道耳呂東
萊曰王安石變法
之過亦略見於此
書特其學不用於
嘉祐而乃盡用於
熙寧世道升降之
機於茲判矣識者
又於此而三致意
焉按與溫公終始
不相合宋室之隆
替亦係焉溫公忠
上惠下之藹亦於
此書見焉故今合
書以便讀者云且
夫安石先是館閣
之命屢下輒辭不

少非國家又進五規曰保業
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
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願稽顙而為
臣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
得之至難乎及夫群雄已服衆心已定常人之性皆
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驕情之
情生玩兵黷武窮奢輕侈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
之季是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乎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曰遠謀
其略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間暇無災害之
時也微彼桑土者求賢隱微也網繆牖戶者脩整其
政治也謹微其略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
也附耳屏語開譏諛之門不惜名器導僭偽之原假借
威福授凌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盛
遂至深固知此而革曰務實其略曰夫安國家利百
之則用力百倍矣
子孫孝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結姦邪禁
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

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昇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焉老奸豈林甫之所及哉先輩云之

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存雖文之盛美無益揀音簡也選擇○策制科人得蘇軾蘇轍○曾公亮平章事○上在位四十二年改元者九天聖明道則垂簾之政也景祐以來政由已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事慶曆更化君子滿朝至皇祐至和嘉祐天下兼平無事恭儉之德愛人恤物之心自即位至升遐終始如一日遺制下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壽五十四皇子立是為英宗皇帝垂簾劉太后聽政已音紀更音庚遺詔制升遐

英宗皇帝初名宗實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宗之曾孫也仁宗立為皇子賜名曙仁宗崩固避數四而後

宗實為皇子賜名曙九月進封鉅鹿郡公又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官者又他日門人親客燕坐從容語及定策事公正色曰此仁宗神德聖斷為天下計皇太后母道內助之方朝廷定議久矣臣子何預焉勞而不伐公之體量蓋可想矣又綱鑑注張貴妃有寵及來追冊為溫成皇后又初仁宗未有儲嗣屬意于帝任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

即位以憂疑致疾慈聖光獻曹太后權同聽政上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賴宰相韓琦參政歐陽脩等調護上既康復親政太后撤簾一日韓琦歐陽脩奏事簾前曰此病困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脩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祐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后意稍和琦又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為縮頸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一日出空頭勅脩已僉趙鼎未僉脩曰第書之韓公必有說琦坐政事堂召內侍任守忠立庭下曰

楊... 皇... 議...

宋... 宗...

...

即位又乘帝疾語

言妄誕交構兩宮

又與發通署也

歐陽脩已簽

又遂謫斬州取空

頭殺填與之即日

押行時意以為少

緩則中變也其黨

史昭錫等悉竄南

方中外咸快之

○議崇奉漢王典

汝罪當死責斬州安置蓋交關兩宮之人也數上聲曹太后

仁宗后間音潤兩宮太后英宗康復病安也復音伏

撤簾后還政空頭勅勅出未書姓名空音控第書之

脩勸契次第○議崇奉漢王典禮執政欲稱皇考又

以太后詔令上稱親司馬光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

防呂公著交論以為不可鎮罷翰林誨純仁木防解

言職公著罷侍講議竟不決令平聲漢議司馬光曰

復顧私親漢王宜稱皇伯而不名罷翰林後范鎮罷

翰林之任解言職呂誨范純仁呂大防解諫諍之職

罷侍講呂公著亦罷侍講之官○按儀禮喪服記為

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齊衰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

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

聖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

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

可廢其所生矣司馬等之論其未當於理也明矣○

契丹改號大遼○上崩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治平

年三十八皇太子立是為神宗皇帝

神宗皇帝名頊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曹太后之

甥也幼與英宗同鞠后所後為英宗配生頊自頊王

為太子尋即位后所曹○自有漢議以來言者攻歐

陽脩不已遂罷韓琦亦罷○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入

對首以擇術為言言必稱堯舜所先安石對曰擇術

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

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

難但末世學者不能○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政

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太平可立致呂

誨時為御史中丞將對學士侍讀司馬光亦將詣經

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

者為其父母云々

集議不一權罷之

○契丹改號大遼

再補三年十一月

帝有疾十二月立

頊王頊為皇太子

四年春正月帝崩

定策之功亦出琦

手而以此不伐其

功與小人非同日

之論也

又琦執政三朝或

言其專帝頗不悅

中丞王陶因劾琦

不押朝班琦求去

益久

又琦曰安石為朝

林學士則有餘處

輔弼之地則不可

帝不答

又富弼為相在熙

寧二年春二月

...

...

又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罷呂誨在二年六月至是司馬光始服其先見故曰光退而思之不得其說又余嘗讀太姒似忠太詐似信二言所以難辨者以其似耳唯其似之故以忠為邪以邪為忠其不謬者偶然也昔四岳舉崇伯堯屈已從之果九載績庸不成乃斯然殛之後世庸主已用之則愚昧東縛自不能脫況其不覺以良臣名為奸臣尚何望邪

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此言邪安石執偏見喜人傷已天下必受其弊光退而思之不得其說播紳間有傳其疏者往往疑其太過誨言大姒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疏其十事上兩降手詔諭誨誨論之不已遂罷誨安石建議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言周置泉府之官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今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安石多與呂惠卿謀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將對誨將入對將音發下同司馬光時為學士而兼經筵侍讀乃新云彈新參政王安石君實司馬光字已音紀十事大略言在仁宗朝舉賢不當而不肯謝恩丁憂服滿而累詔不起終英宗之世而

反夫大才以任小官不肯自為屑亦往往有之然安石偏高之志焉能與此故太用而後百事壞敗呂誨十事皆可見矣然其實無識見裁之耳是以呂惠卿自真州歸以經論合遂交定不知其所賣而後自悔由是新法多出此輩之手而貽天下後世之誚只曰安石之新法悲夫

不臣在神宗之初而託疾及除知江寧府乃從命一也除小官則避承重任則不辭也侍講侍讀本為進說乃請坐自尊三也居政府多乞御批以沮異議四也自糾察司舉駁與法官爭論每挾情壞法拘私報怨五也入翰林則惟欲其弟貴顯在政府則無非賣弄威權六也貶黜異已專威害政七也當黜陟睦九族不知畏敬與唐介爭論遂致喧譁八也上方親在於三司乃欲額外增負十也泉府之官周禮地官下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賣之桑弘羊見漢武帝紀先是治車中郎雍與劉晏見唐德宗紀粗音措上聲

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愀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車務更變天下自是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治平英宗年号

下乱
又讀書錄禽鳥得
氣之先者也丑則
鷄先鳴者陽氣動
也午中鷄亦鳴者
陰氣動也是皆天
機之自然玄鳥鴻
雁往來亦如此
又陝西轉運使李
參以部內所轄多
戍兵而糧儲不足
審計其缺令民自
隱度麥粟之贏先
貸以錢俟穀熟乃
還官號青苗錢至
是條例同請以諸
路常平廣惠錢穀
依陝西青苗錢例
又筆之累反
又佛說謂人有輪
迴自生而老而病
而死皆苦境也故

在洛陽杜鵑成都記杜宇亦曰杜王自天而降於望
帝好稼穡時荊人鼈令死其尸派江而上至汶山下
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相號開明會巫山江壅人
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以其位禪之
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
亦曰子規將音聲下同更音庚
安石欲行青苗法以
為周官國服為息法也
散秋欽國服有司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各以
其所服國事貢物為息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以其
也
蘇轍曰以錢貸民吏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
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鞭笞必用州
縣不勝煩矣參政唐介爭論新法不勝疽發背卒時
人有生老病死苦之喻謂安石為生曾公亮為老介
死富弼議論不合稱病參政趙抃無如安石何惟稱
苦苦而已安石折牀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臯夔

以脫離生死為妙
常時引此以喻此
下平人
又唐介時為參政
與安石同僚
又安石已參政詔
劉焘等八人察農
田水利賦役于天
下太祖乾德元年
置義倉于州縣
又漢武帝置太司
農屬有均輸令丞
凡諸州郡所當輸
於官者皆令輸其
土地所饒平其所
在時價官自轉運
於便而官有利故
曰均輸
又左文莊曰青苗
之法謂苗青在出
則貸民以錢使之
立息也貸與一日

契何書可讀安石亦不能
勝如字何書三代
以前文籍不備
遣使察農由水利
義倉
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
倉庫所當辦者便宜蓄買以待之
以議新法
文字蘇轍以議新法罷
推官
行青苗法
陝西法令既具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轍曰以
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
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
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
事不勝煩矣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
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乞留本道錢帛
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得息二十五萬置常平官制
萬其事與青苗法合於是決意行焉

票主十八
宋神宗
五十二

蓋假周禮泉府國服為息之說雖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實欲專其利也昔人謂其所以為民害者三曰徵錢也取息也抑配也條例司初請之時曰隨租納斗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是未嘗徵錢曰凡以為民分家無利其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納者聽則是樂取未嘗抑配及其施行之際實則不然者請建之初姑為此美言以惑公聽而厭衆論耳夫奄有四海之大億兆之

昂使常得其平○富弼罷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初附安石既相頗為異同○行預買法令諸路預給錢和買紬絹預買法見均輸法注令去聲○趙抃罷自新法行非便會安石稱疾帝將改其法而抃請俟安石出既出而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遣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辨自用詆公論為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抃長厚清脩為政善因俗施教寬猛不同以惠利為本抃曰所為事夜必焚香告於天○親試舉人初用策葉祖洽以附會新法擢為第一○用策廷試之○右正言孫覺御史裏行程顥以議新法罷○右正言官○中丞呂公著裏行張戢以議新法罷○李定為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以繳定詞頭罷○詞頭誥命也李定為秀州判官阿附安石遂以

衆所以富國之術義無不可而取奉貸取息之利則是萬乘而為匹夫之事也假令不徵錢不抑配有利而無害尚且不可況無利而有害哉○又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水路捕逮篙工水師窮治無所得又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或問當作何官軾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

定為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繳還詞頭以定驟自幕賓而升位執法非故事復下蘇頌李大臨皆繳還○謝景溫為御史知雜事○直史館蘇軾以嘗上萬言書及擬對廷試策議新法忤安石為景溫所劾去○上萬之上上聲○鄧綰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百姓歌舞青苗免役等法又與安石書及頌置中書檢正以綰為之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我須為之○伊呂伊尹呂望免役擾家貲高下正司役錢檢正熙寧三年置官掌中書庶務○曾公亮罷公亮初疾韓琦間之及同輔政一切陰助所為安石深德之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不盡阿附已於是聽其罷相○策制科人呂陶張繪孔文仲力詆新法皆報罷○范鎮以數議新法及嘗

立新法作新說罔
民以取利欺世以
盜名皆其罪之次
者也罪之大者惟
在于此蓋與廢后
叛國者同科若安
石者其萬世名教
之罪人歟陸九淵
曲為之回護不知
何見也
又繪上疏曰老成
人不可不惜今舊
臣多引疾求去范
鎮年六十有三呂
誨年六十有一歐
陽修年六十有一
而致仕富弼年六
十有一而引疾司
馬光王陶皆五十
而求散地陛下豈
可不思其故乎
又按此時豪傑忠
臣
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王安石惡之脩求歸益切
馮京請留之安石曰脩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
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
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富弼先知毫
州坐格青苗法徙知汝州
○楊繪裏行劉摯以議新法罷摯上疏曰陛下風夜勵
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望太平而自以太
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十三年間開闢動搖舉
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
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久而均輸之法行均輸
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
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偏
舉其議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粥之推此以往不可
究言輒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
使少狎辨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為流俗
敗常害民者謂之為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
碌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
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
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有水災民財
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太

良上疏陳新法之
害幾十人皆遭安
石怒罷貶去流相
繼可不思其故乎
○罷差役行募役
法
○立大學三舍法
○行市易法
○行保馬法
○再補其直令自
市三等以上十戶
為一保四等以下
十戶為一社以待
病斃遺孀者
○頒方田均稅法
○再補廣義神宗給
々繆舉獨此粗為
可觀
○王韶上平戎策
再補初韶言措置
洮河只用回易息
錢未嘗輒費官本
臣誤陛下而大臣
所用者誤大臣也
○罷差役行募役法
募役法令戶等第
輸免役錢募人充役
○立大學三舍法
舍升內舍二百員內
舍升上舍一百員
○行市易法
間遇有客商物貨出賣不行願賣人官
許至務投賣如願折換官物者亦聽之
○行保馬法
宋史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凡一匹官給馬或與直
歲閱肥瘠死病者補償○宋鑒熙寧五年詔開封府
界諸縣保甲
願養馬者聽
○頒方田均稅法
東西南北各千步當
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使分
地計量驗地肥瘠分為五等均足稅數
○置熙河路
王韶為經略安撫等使先是韶上平戎策謂欲平
西夏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西等
郡吐蕃唃廝囉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絕夏人右
臂安石以為奇謀始開熙河之役韶克河姚岷疊宕

文孝博曰：「師造物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左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脩？』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財度，豈為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由是詔進討，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

又廣義神宗與安石論邊言一入而不可破，雖使路公如聖人，則亦未如之何矣。
○章惇察訪湖北，再補北江則彭氏主之，有州二十，南江則舒氏有，四州田氏有二，州向氏。

等州。又據青唐咽喉之地，邊堠益斥，役兵之死亡甚多。
熙寧路屬鞏昌，即臨北府。上聲。復音伏。河湟水出蘭州，大小榆谷，東入于河。古謂皇祐中以渭州地置古渭，鞏昌即隴西郡。蘭州屬鞏昌，即金城郡。鄯善州屬鞏昌，即鄯善。音格。色囉蕃族首領名，以絕云。言若得熙寧等處，如絕西夏入右臂，河姚即熙河路。音泯。平聲。屬鞏昌，今西和州。音唐。去聲。屬順元。今渠州。音唐。鄯州，又名青唐。咽喉之地，要害之地，如咽喉。音后。封土表界曰堠，十里一置，五里一堠。

○中書檢正章惇察訪湖北，始議經制南北江蠻辰

州南北江乃古錦州之地，接施黔，牂柯，命章惇措置。

惇言：招諭梅山蠻，徭令作省戶，皆歡迎，其實殺戮浮

屍殺江。惇音敦。察訪，不惇為中書檢正，而承命察訪之蠻夷。辰州屬湖廣施州屬州南。牂柯郡屬川南。今珍州。徭音遙。南夷別種，曰徭。省戶，歸附之民，減省戶口。

○置詩書周禮三經義局，安石提舉呂惠卿及安

有五州皆自太祖以來受朝命，隸辰州不貢者。

○置三經義局，流民入京城，再補帝以久旱避

殿減膳，憂形于色，手安石曰：『水旱常

數，堯湯所不免，不

足貽聖慮，但當脩

人事以應之。帝曰：『

此豈細事？朕所以

恐懼者，正為人，事

之未脩耳。今取免

役錢太重，人情咨

怨，至出不遜語，自

近臣以至后族，無

不言其害者。馮京

曰：『臣亦聞之。云々』

○求直言，再補時久旱歲饑，

征斂苛急，東北流

石子雲等為檢討。雲音○熙寧七年，天久不雨，河東

北陝西流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饑民尤多，監安

上門，鄭俠畫為圖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

之勢為圖，求上無一人以天下憂苦，妻子不相保，遷

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安上門逐日所

見百不及一，亦可流涕，況千萬里外哉！時以旱故求

直言，言者皆咎新法，上疑欲罷之，安石不悅，求去，除

知江寧府。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吾聞民間甚苦也。太后又曰：『安石誠有才，然怨之者甚眾，欲保全

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群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進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

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

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

民每風沙霾曠扶
携塞道羸疾愁苦
身無完衣或茹木
實草根至身被鎖
械而負瓦揭禾壳
以償官累々不絕
監安上門鄭俠乃
繪所見為圖發馬
遞上之銀臺司
○行手實法
再補呂惠卿言免
役出錢未均令人
戶具丁口田宅之
實於是民益困矣
又初呂惠卿迎合
安石故驟得執政
既得志思安石復
用遂逆云々韓絳
頗處中書事多替
留不決數與惠卿
爭論度不能制
○行戶馬法

位安石薦韓絳代已為相呂惠卿為參政時號絳為
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建議免役出錢不
均出於簿書之不善行手實法惠卿既得勢恐安石
復入遂逆閉其途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凡
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乘間
白上復相安石安石罷不一年再入聞命不辭自金
陵七日至闕下後數月絳與惠卿相繼罷監安上門
上書之上上聲下同百不及二百中無一江寧府屬
江東即金陵已音紀手實法令人戶具丁口田宅之
實如有隱落許以其三之一付告獲○行戶馬法前
者充賞逆未至而迎之曰逆間如字
法也○判相州韓琦薨琦天資忠厚能斷大事治平
間為首相政事問集賢典故問東廳文學問西廳太

再補東臣曰琦相
三朝立二帝厥功
大矣當治平危疑
之際而官幾成嫌
隙琦處之裕如卒
安社稷人服其量
歐陽脩稱其臨本
事決本議垂紳正
笏不動聲色措不
下於泰山之安可
謂社稷之臣豈不
信哉
○命韓絳如河東
割地
再補遼使蕭禧來
議疆事在甲寅七
年三月時有琦上
言乙卯八年三月
遼使蕭禧來言代
北疆事此事在秋
七月初帝得韓琦
疏善其策會王安

事則自決之矣出判相州初言青苗不便朝廷不從
即命散給曰藩臣之體當如是在鄉郡八年而終御
製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碑集賢次相曾公亮
○命韓絳如河東割地先是遼使屢至言河東公邊
增修成壘起舖舍侵入彼國尉應朔州界乞行毀撤
別立界至蓋遼人見朝廷招高麗建熙河西山植榆
柳創保甲築河北城池創都作院降弓刀新樣置界
北三十七將疑有復燕之意故以爭地界為名觀朝
廷所以應安石斷之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東西失
地七百里縣都作院脩兵器所三十七將名号未詳

石復相蕭禧等又來韓琦亦卒帝問安石云々遂為異日興兵之端云又呂惠卿既出守陳而華亭之獄久不成王雱令呂嘉問及陳亨甫共取鄧綰所制獄事雜他書下制獄王雱石不知也省使以告惠卿于陳惠卿因上書訟安石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答之雱憤患疽發背死又王安石聞欽廉陷已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

復音伏斷音端去。○安石再相二年屢謝病子雱死聲將欲之將音漿。○安石再相二年屢謝病子雱死求去尤力上益厭其所為出判江寧府遂不復用自安石用事口談先王而專行管商之政知上有富強之志思所以濟其欲謂立法當用小人而後以君子守之不悟其無是理也天下騷然而國未嘗富邊鄙生事徒多喪敗而國未嘗強西鄙自治平末种諤取綏州夏人即欲興兵報復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大入寇安石雖用王韶取熙河之策徒構怨西蕃致鬼章等屢為寇患初不能以此制西夏所用沈起劉焘又生釁南方交趾李自遵卒子乾德立起燹相繼知桂州集土十為保申於海濱集舟師教水戰禁止州

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極濟安石益怒自草勅榜詆之以趙鼎為安南招討使宦者李憲副之帥師討交趾其明年交趾陷邕州冬十月王安石免又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私書有之及安石私書有勿令齊年知之語為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用之○蘇軾安置黃州再補元年當作二年

又此詩譏青苗助役不便言百姓於城中浮費而莊家子弟以此多在城縣與交人貿易交人太舉入寇圍邕州陷欽廉聲言中國作青苗助役法以困民出兵相救安石怒遣趙鼎等討之官軍死者十六兵禍訖安石之去而未已吳充王珪繼安石為相充先在政府數言政事非便既代安石蔡確鄧潤甫等共攻之不能去管商管仲之復音伏鬼章西蕃大酋交人交趾人邕欽廉屬海南音薛十六十中死六數音朔確苦角切○元豐元年知湖州蘇軾安置黃州先是中丞李定言軾自熙寧以來怨謗君父舒亶亦言軾議時事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明法以課試群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

中不著次第但學得城中語音耳

又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謂記禁塩也又檜詩上二句云直幹凌雲未要奇又是命即上文安置黃州也李定等以軾死獄詞已成神宗憐軾貶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又因索其所以來文字書簡遂以十二人為軾黨搆成其罪張方平李清臣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劉攽李

教斥鹵變桑田謹塩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塩其他觸物即事無不以譏謗為主乃追軾繫御史獄詔定與張璪推治王珪言軾有不臣意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螫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彼求之地下之螫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上本無意罪軾吳克王安禮皆勸上容之獄成而有是命第軾亦坐救軾而貶坐軾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十二人上實憐軾尋移汝州且復用矣為蔡確張璪等所沮屬湖州浙即吳興黃州屬淮西業賑恤之也強半木半也明法唐制有明法律律之書鹵音魯鹹地也東方曰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三十二人

常孫寬曾輩王攸劉摯王廷堅戚秉道吳瑄戚橋王休王鞏王安禮周敦杜子方顏復又三年詔中書詳定官制即此元年當作三年又辛酉四年夏夏人幽其主東常官者李憲言東常見囚大舉征伐此千載一時也遂以憲等會陝西五路師討孫固數曰舉兵易解固難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卿生之說耳固曰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已屬李

姓名未詳為蔡之為去聲○吳克罷踰月而卒○元豐元年大正官名元豐五年官制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章惇張璪為之置尚書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禮為之以三省統領百職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珪為相人謂之三旨宰相凡事惟曰取聖旨得聖旨則曰領聖旨退書之則曰奏聖旨而已上厭之確謂珪曰上久欲取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如其言命內侍李憲等分道伐夏國攻靈州不克士卒死及凍餒者十五六憲上再舉之議徐禧又議築永樂新城復人大舉攻城城陷禧等蕃漢官及諸軍死者萬三千

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云々

再舉伐夏在其五年按神宗一誤不懲喪心之狂客何足責乎又遣表略曰陛下即位之初耶臣納誠上誤聰明浸成禍患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成未解百姓窮困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乎云々又同對為句同對同召對也○司馬光資治通鑑成再補初光約戰國

上聞奏慟哭門下中書侍郎門下省參政為門下侍郎中書省參政為中書侍郎三省中書門下尚書十五六十一損五六憲上之上上○富弼上聲樂音洛新城在銀州東南二十五里

遺表言忠諫杜絕諂諛日進興利之臣為國歛怨又言西事大可憂望留聖念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

家居一紀斯須不忘朝廷至是薨上聲為去聲下同公輔之望守輔聲望處音杵○宰相同對上有無人才之歎蒲宗

孟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上不語視宗孟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宗孟尋罷司馬光資

治通鑑成上即位之初已嘗御製序至元豐七年書始上初官制將行上欲取新舊人兩用之曰御史太

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既而上有疾又曰來春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

公著夷簡子也上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二曰熙寧元豐厲精求治日昃不暇食平生不御畋游不治宮室

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為也奈何熙寧以來誤於安石元豐以後用事者終始皆安石之黨竟為天下患憤

北狄倔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欲先取靈夏滅西羌乃圖北伐及安南失律喟然歎赤子無罪而死永

樂之敗益知用兵之難始息念征伐卒無一事如意崩年三十八皇太子立是為哲宗皇帝乃不之及汝也邪音耶曰

上之上上聲將音漿下同國是國家公論不治之治平聲復音伏失律沈起劉彝激變交人皇太子神宗

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

標註十八史略讀本卷之六終

意之王安石援引第六

邪佞悉更祖宗成
法經嘗所謂富強
者既而民怨日叢
外患日熾帝至中
夜不寢遶榻而行
悔何及矣

立齋先生標註十八史略讀本卷之六終

